



創 作

羊 公 雲 楊雨後【八九】
 清 晨 的 煩 憂 曹 貞【九九】
 我 們 怎 樣 打 了 勝 仗 田 莊【一〇〇】
 貢 茗 仙 廖 怡 坦【一一〇】

(散) 我 坐 在 公 路 車 上 舒 凌【一〇九】
 (文) 兩 路 口 靳 以【一二八】
 幽 母 靈 親 雨 田【一二〇】
 潘 凌【一二四】

詩 光 莫 洛【一〇〇】
 被 繫 住 的 木 船 郭 風【一〇九】
 選 鄉 生 命 的 頌 歌 張 凡【一一一】
 葛 分【一二五】
 書 評 曹 禹 的 一 蛻 變 谷 虹【一二五】
 木 刻 母 親 佛【封面】

現代文藝

第四卷·第三期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廿五日出版

本期零售七角

永安 長汀 沙縣

編輯者 改進出版社

發行者 改進出版社

印刷者 改進出版社

定價表

冊數	定 價			每冊售價	一冊月
	全 年	九 個 月	半 年		
國內	八元四角	六元三角	四元二角	七角	國內
國外	八元六角	六元五角	四元四角	一元四角	國外

(內 在 郵 費)

凡郵匯不通之處，得以郵票代價，但以一、一分、一角至壹元各為限。



羊公雲

楊雨稜



上

霧圍攪着貪婪的眼皮，在半空里優頭優腦地像等待着什麼；於是漸漸由山巒探進了凸窿的地上，把老枯的叢樹林捲得無影無蹤。小石橋的這邊已看不清對岸的山崖下的小徑了。

茅屋都叫膩黏的霧包圍了；分不出是黃色或者白灰的屋脊。比較聽得清楚的樹旁邊，一隻木板的窗窸窣地攪開了；羊公雲烈士探出一隻枯燥帶了綉紋的瘦手，把腦袋擠得只見到半個，揉揉惺忪的昏朦的睡眼，忽然聽到這胡里胡塗的濃霧，不覺嚇了一跳，朦朧憶起昨夜的大雨來，一想起昨天，倒像有一塊鉛板撞撞跌跌壓在他的心上了。

窗板恨恨地扭個回頭，猛快的力量把茅牆都震得戰抖起來了，羊公雲烈士一屁股釘在板上，殺人似的把竹椅子拍得砰砰的叫，抓抓腦袋，突然咬一咬牙根：

「誰想當它狗一樣卑賤的那……豬養的，這世界真反了！」

然而想了一想，又不禁放開了牙根，連連

呼了三個長氣。

昨夜落了一場大雨，雨腳賽跑似的向祖祠堂的勤奮的瓦背上搗敲；祠堂里紅色的蠟燭微弱的昏光，照在後屏上的一幅國父的遺像，外加幾個寫着歪曲的標語條子。幾張粗大的面孔在燭亮里蠕動，滲透着旱烟的氛圍，越顯得昏昏糊糊鬼似的世界了。羊公雲烈士蹲坐在最末的板橋上，熱血都奔騰了起來，一陣又癢又癢的感覺擾擾得他坐立不安，周圍粗燥的喉突也似已聽不進耳朵。那個歪頂了草笠子的甲長牛糞乾似的，尖起了嘴巴，猛不防向羊公雲烈士的肩上一拍，呆望着他嘻嘻地呵個不住。

「君子不開玩笑……噲噲……」羊公雲烈士說不下去了，心里一團高興，口角只得馬虎的說點不相關的話。因為他想，晚上的會將要大大的提起他，是本鎮少有的外來的寶物，或且說是牛鎮的明星啦。大概牛糞乾的比較知了一些消息，那嘻笑的尖聲不就是向俺慶祝的嗎？

鄉長來了，是個闊賴子，大眼睛的讀書人；羊公雲烈士立刻跑上去跟他握手，鄉長的熱

氣從手里似乎已攢進了他的肚皮，頂上耳根了

。偶然一陣雨夾來的寒風從紙糊的窗縫中竄了進來，燭光便像老樹上稀有的葉片晃了幾晃，疲乏地不住眨着眼皮。

約摸有十四五條影子在板橋上，隨了燭光擺擺，老的已像愛睡的一直想閉上眼睛。之外尚有十幾個結實的野孩子，嘻嘻笑笑地在窗子外竊看。鄉長站了起來，一頓一縮地，間或夾了鼻子的音調說：

「今日現在我們的……鄉的校長沒有了，大家想個辦法，叫那個來當呢？」

「大家」靜得不聲不響，窗外的寒風已夾不進孩子嘻頭的笑聲，偶爾一個嗆咳。燭台上已結成一塊紅紅的紗心結子，然而羊公雲烈士的心中却像鍋內的沸水一樣跳躍不住；彷彿覺得誰在暗里瞧他，又彷彿聽見咬耳根的話漏出了一個「羊……」，越是有點「飄飄然」起來了。

雨好像下了很久，然而却沒有人站起來說話。

「那……就將……」鄉長略頓了一頓。羊公雲烈士的屁股登時有些不自在了。

鄉長說：「教國語的丁先生……代……代好了！」

座里都隨聲吃驚了，有的把左手舉了起來；打瞌睡的老頭兒嚇了一跳，望一望燭台的昏亮，也舉起了右手，看見大家都是左手，不管對

不對胡亂變了，變得高高的，加上早潮得，頂得預備碰到屋梁了。

羊公雲烈士銜了面，眼前一陣金星，「丁丘八是什麼人？乳臭小兒，當挨得什麼豬養的事？」他想姑起來發議論，然而一場憤怒，竟說不出話來，燭光更形昏暗，一屋子頓時更覺胡亂起來，他顫然地倚在板棧上，歪了身子，似乎將崩頹下來的山崩一樣了。

「另外兩天很覺黑暗，寒風猛地吹來，教人直有些抵挨不住。會完了，然而餐角頭還擠滿了勞碌的牛鎮的「大家」，縮縮畏畏地躲待微小的雨脚。羊公雲板着死灰色還夾了紅紫的面臉，驀地衝了出來，不管三七二十一拔脚便走。後頭有野孩子尖着嗓子叫道：『羊先生，羊先生！』」

踏上了石卵道，摸摸索索踉踉地移動着沉重的瘦腿。羊公雲烈士憤得顫巍巍起來了；而且似乎還感覺很悲哀。腿便更形不掙氣地提不動。偶然叫滑溜溜的石卵子一絆，「錯！」地一脚滑進了石卵畔的水沿處，濺得一褲管皆是。因為這里是東門養牛的鎮市，道上滿滿都是斑斑如小山也似的糞堆，雨來了，道上的水流夾得又黑又青的牛糞水。羊公雲拉拉褲子，覺得有點酸，又帶着臭氣，心里一陣無名火：

「豬養的，這小東門也想沾光，世界真反了。」

「一聽，丁……丁丘八也當得起事嗎？混賬」

鄉長，豬養的，全是忘八渾蛋，開他娘半七代的撈什子會，……哪……這世界真真的反了，而牛莊也將是最快完結之一，混賬學校更……」

他突然頓停了，向自己的腦袋掙緊指頭「咯咯」敲了三下：

「難道你也想那卑賤狗一樣的東西嗎？你的滿腹文章就輕輕撒在這小小的地方嗎？傻瓜混賬！對，俺何嘗希罕它……豬養的丁……」

雨漸漸地小了，羊公雲烈士似乎沒有感覺到。風吹過山巒的峯尖的松柏，嗖嗖的打着唿嚕，小石橋下的水流在雨夜陰謎的野原上哼着淒涼的調子。觸起了羊公雲無限的悽傷，啞着嗓子哼起自造的歌來：

「……埋沒英才兮
無限：感慨
渾沌入世兮
嘔之：再嘔
我的人兮
我不知何時能見到你
冷清的茅椽呵
滿襟熱淚……」

歌聲蕩過了河面，忽忽拂過小石橋的木欄子，衝過夜的幽寂的大空，跌到老樹上鴉羣的窠穴，於是一陣嘈雜的驚啼的叫聲，打斷了羊公雲烈士的纏綿糾結的心情。這時約在午夜時候：微小的細雨飄蕩蕩地到處散撲，一天的黑

灰的雨雲遲鈍地罩在山巒的高巖上。地上草叢黑越越的一塊塊，風吹來便搖來擺去，像有一頭兇戾的野獸蹲在那里。

稻草乾和板頭湊成的小茅屋在寒風和急雨里，畏畏縮縮地蹲在老樹的底畔；板門突地砰地張開了，羊公雲烈士顫危危地攙了進來。小窗子被夜風衝破了似乎很久，一地上以及床的腐角濺得一場胡塗的溼漉漉的雨花。羊公雲在桌板的肚皮抄出了一個火柴盒，豆油的燈花便在茅屋裏活跳起來，像一個頑皮的孩子，把目光立刻注射到橫放在灶上的鍋子，小雞以及散亂幾碗東西的木櫥。羊公雲烈士攙了兩孔，像和打溼的藍布褂子嗚氣似的，刺下來便恨命摔在木櫥上，溼的褂子在櫥上帶一停滯，便又個個地滾在地上，縮在那里了。

「豬養的……這是什麼日子？埋沒英才兮……這世界……」

木窗子砰地併合了，燈光隨即驟然滅絕，茅屋裏黑漆得令人害怕。接着一個燥急的床板隆隆叫了起來，又一個長長的嘆息……

羊公雲烈士翻來覆去，剛稍一朦朧，鄰近茅舍里的雞鵝却拍着翅膀叫了……

於是他發覺霧霧膩膩的十分濃厚，想起了昨天的大雨。提起昨夜，便像有一塊大的重鉛壓在他的心上了。

憤怒和悲憤交織了……忽然想起鄉長那個混賬來；大約昨天有了大風雨，鄉長一定留在牛鎮的保辦公處里。於是他攔住了，想了十

會，也來不及抽口旱烟，理一理衣角，鎖結實了板門，朝霧的重圍里忽忽竄了進去。

原野上的早晨霧圍把一切吞噬了下去；烏鴉開始嗚哇地啼了起來，拍拍久縮的翅膀在霧的空隙中劃穿。牛鎮的人家茅屋里有幾聲孩子的驚啼，牧童業已放開嘹亮的叫唱，把水牛遲鈍的步伐趕上了田野。昨夜一陣雨水，把低沼處蓄得滿滿的又青又黑的水潭；石卵道上更形光滑，在火縫中依稀還有沖不開的牛糞堆，而乳牛新撒的部一道道地冒起了灰白的熱氣。天氣很有些寒冷，霧滴越來越大，太陽還躲在山背後不肯出來，整個牛鎮的茅舍里死沉沉的，讓霧放肆地吞噬了。

羊公雲烈士落寂地在石卵道的岔路口往返躑躅，心里羞憤又羞惱，希望鄉長快快來，然而又很不願意見他那混賬的忘八臉；一時想到自己以前在大城市里不是多麼顯赫的人物，難道也想在這下流的階級里混個狗一樣卑賤的腳色嗎？然而他又想：要拯救中國青年，先須從少年打起基石，打少年的基石，更須在下流的中間着手。心里不覺又熱騰騰起來了。

鄉長居然踏着讀書人的八字腳來了，屁股後還跟了保長，以及牛糞乾三個人，羊公雲烈士立刻跑上去跟他握手，夾了一堆你早你好的話脚。鄉長點點頭，但并不會展開鼻孔。羊公雲開始有些冷了，他背紅了臉吃吃地說：

「鄉……長，你……就回去嗎？……」
鄉長又點點頭，扭一下嘴巴，把帽子提了

一提，似乎已跨開了步伐，又似乎踏出了幾步。羊公雲烈士一陣寒冷，腦袋昏亂了，彷彿牛糞乾尖了嘴巴已轉回頭來，向他無聲地呵着。

太陽漸漸露出了半邊頭腦，諷嘲似的挺出了不很客氣的牙齒。霧圍有點慌了，開始疏散，一堆堆地稀薄而將消失。陽光拋在帶雨跡的石卵上。越顯出光耀得令人刺目。羊公雲烈士這回先覺得悲哀，然後來了憤怒，氣得幾乎想去跳水。他一拐一跛地回到茅舍里，不想燒早飯便大叫起來：

「這混賬！俺羊公雲總有一天……哼，你且瞧瞧！」

「俺難道也想他的這不够一晒的脚色嗎？這混賬忘八，可不要認錯了人……再加上幾百塊錢，哼！俺也不希罕……豬養的……咳，咳，真真反了！」

「人心不古，世風日下，滿腹文章的老前輩也將被擯出天下嗎？舉目四瞧，都是乳臭小兒塞眼，什麼奮起強國，要強國，立刻將一切小子混賬殺光好了……國家的厄衰，都是這般小子混出來的，忘八蛋當得撈什子的事……豬養的！我羊公雲孤負一番轟轟烈烈的大志，果然被埋沒了……埋沒英才兮……烈士呵烈士呵……」

兩條悲憤的熱淚已和頰塊打成了一片，羊公雲頹然倒在床板上了。

午後羊公雲發起了熱，而且夾些冷意，睡

了一些時，更加覺得昏沉了。

第二天早上，牧童趕了牛經過他的門前，板門已緊緊地閉着。茅舍里似乎有微謐的呻吟聲，再聞不到拖長的歌調和朗朗的讀書聲了。要是在以前，許會一大堆牛鎮的「大家」攏過來，或替他燒開水侍候。但自從疑心羊公雲偷鴨子以後，野孩遇見了他，扮着鬼面「啐」，「幾聲，男人也不尊他為上流人物了；雖然請他作保里的會議委員，可是當他發了一點議論，座下便嘻皮笑面地喧騰起來，竊看的頑童更在窗外「啐」的低低叫着。當走過人家的茅舍前，婦人會故意「咪！咪！」喚回了鴨羣。這些會有一些時苦惱過羊公雲烈士，但他後來一想，自己是第一流的老人，和這些下層人爭起長短未免太失身份；反正牛鎮也不過是暫時的帶脚，一旦乳臭小兒殺光了，這一身轟轟烈烈的本領且展給世人看看。

隔日早晨太陽把第一支光芒從板牆的隙縫中射了進來，映出羊公雲烈士一個腫高眼皮又青又白更形蒼老的面龐，直挺挺地僵臥在簡陋的板床上。黑瘦的棉被因了肚皮的呼吸微微一起一落地，還夾了拉長的念書也似的喘息。

羊公雲烈士果然很覺得悲哀。一睜開酸痛的眼睛，瞧着四圍零落的景象，便覺得又憤又酸的一肚子；這世界的反常當推為最憤的第一，之後便七牽八涉地感覺自家的被埋沒，以及乳臭小子混賬王八當道的日子。一切想委身幹幹的事情都不能實現。總而言之，他覺得都是

人們的不識泰山。

「大約還不是我的時候……咳，這豬養的，反了的世界！」

熱度漸漸地似乎退了不少，猛然記起米甕里快見到甕底了，自己的餘蓄委實贖下不多，不覺有點焦急起來了。

「在以前……」

以前初跑到牛鎮，抬起頭來便是一堆堆刺眼的山崗，着實有些不舒服的樣子。羊公雲烈士買了一所簡單的茅屋，靠積下來的餘錢過些日子。三十九歲跑到這里，忽忽已過了兩個新年。頗也讀完了幾部詩草，自己發明一種新舊的詩材，大約已著出了幾部的稿子，打算到他顯赫的那日拿出來，給天下人手一篇。每日當夕陽歪掛在天的西邊，村尾牛小二的酒肆里便有羊公雲烈士的聲音；下面湊了一大堆牛鎮的粗脚大手的漢子。

「俺以前，哼，在京都里誰個不曉得羊公雲的名字！作官，還不屑聽它一下呢……那個現在作什麼偽縣長的撈什子……呢，你們聽懂嗎，日本佬搶去的地方派出來作頭老的叫偽，偽……都是俺羊烈士的步兵走將。他們請俺作大哥，誰願意幹他豬養的背祖宗的事；隻身跑出來了。你得知道，京都里還有我幾十座的大厝哩！太太，唔，俺的內人，小少爺都撒在那邊……」

「……俺的清白也够了。一心想練習更大的工夫，便……哎，跑到這地方來，幽靜一點

好快意……不食奢侈，正是轟轟烈烈的念書人囉……所以叫烈士……是別號，別的名就對了……」

聽的人都目瞪口呆，涎沫已垂到了地板。牛小二唱響似的聲音也沒有了。

於是牛鎮居然騷動了，街頭巷尾都有人叨叨囉囉的談論羊公雲烈士的名字，保辦公處立刻請他當會議委員。男人喚他作「烈士夫子」。野孩子畏畏縮縮地一見到他便溜開了。

但有一回牛嬌婆一頭肥大的雌鴨不見了；據千里眼牛反說，親眼看見羊公雲把一頭鴨子塞進長掛子里，不過是不起牛嬌婆的東西尚屬疑問。這事傳開去，咬耳根的人到處都是一堆堆的。過了不久順風耳牛嘴巴不知從那兒聽來一套話，說羊公雲在京都里作日本佬的寫字的，後來不知怎麼被攔了出來，大概是偷了鈔票吧。

消息很快的把牛鎮大大小小的七家罩住了，對羊公雲發生了莫名的諷嘲。後來野孩子更放肆的在他的背後裝「嘩……嘩……」叫了幾個；羊公雲烈士提出來的議論只收到一陣嘩然的嘲笑。因為消息只是聽見大家說，所以鄉長不敢將他趕出去。再說彼此都是念書人。

因此校長沒希望了，自開會後羊公雲烈士才發覺牛鎮的人們對他已不發生信仰，羊烈士於是感覺到憤怒與悲哀。鈔票快完了，沒有事情幹似乎不很妥當。

牛小二的酒肆近來也已減少了一筆羊公雲

烈士的收入了。

日子拉得真快，開會的日子剛剛過去，忽又溜去了五個日子。

羊公雲烈士的茅舍里，斷斷續續哼出長長纏纏的念書聲。天氣真好，老樹畔的窗板打開了，樹上幾隻不知叫什麼的鳥姪妮妮的把眼睛投射進窗子里，忽然一個較重的聲調，嚇得立刻鼓急了翅膀，跳到茅舍的脊上了，

板門「咯咯」了二下！

「烈士夫子！」

羊公雲烈士怔了一怔；「烈士夫子」不聽見快一個月了，心里很高興。聽聽聲音好似牛糞乾的喉子，但已沒有尖的成分了。

「鄉長先生來了……烈士夫子！開開門……」

羊公雲烈士跳了起來，三步二跨的跑到門邊，襖的一聲門開了。朝陽毫不遮擋的竄了進來，夾進來鄉長，屁股後跟了牛糞乾，嘴角却没有掛着呵氣。

鄉長展着鼻子，笑迷迷的。羊公雲烈士伸出顫抖的手，握了一回。於是從床底下拉出一張竹椅子，把坐着念書的靠椅轉了過來，塞在鄉長和牛糞乾的屁股，

「勿客氣囉！都是自己人！」

羊公雲烈士往床上佇着了，不覺坐了下去，但立刻又站了起來。

鄉長向四周瞧了一瞧。夾着鼻子，湊了嘴

巴說：「做鄉……的國立：呢，國民學校少了一位國文教授……先生學識高深，想來打擾一下……」

羊公雲烈士裂大了嘴巴，不待鄉長說完便急急地湊着說：

「那當然……鄙人當能代勞……請放心……放心！」

正文說完了，羊公雲一團高興，嘴就滑溜溜地說了起來：

「以前……鄙人在京都里，和幾位朋友辦中學……學生多極，很興盛……因為我們的主旨是培植中國的新青年，所以……我說，還是要由中小學做起，把少年打好基礎，才有好的青年出來……鄉長先生，對嗎？不敢說，那時鄙人當校長，社會上的大人士以及官僚……都交結得來……但鄙人個性只在利益人羣，不貪官祿的……作校長……」

鄉長點了一陣頭，之後還……鼻子里唔唔的幾聲。牛糞乾已不耐煩的一直想站起來，心不在焉地瞧來又瞧去。

太陽漸漸吊在天的中央，發出潑刺的光線。早晨的寒意都已掃得無蹤無影。牛糞乾皺皺眉頭，故意跑到板門邊無奈何的敲幾下。鄉長也立起來想走了，羊公雲立刻再重覆一下：

「請放心……鄙人一定代勞！」

……三條血積肥矮的影子在太陽下移動，羊公雲烈……直送到石砌道的叉口，握了手。二面上

堆滿了得意的皺紋，看着鄉長蹣跚的背影在抹鬻的角落消失了。

陽光射到羊公雲烈士的身上，一陣陣的熱氣，流了好幾滴汗液。

下

一座破舊枯老的荒廢廟宇，像一個蒼弱的老人，蹲在小橋的邊緣；佛爺和神龕不知移到什麼地方去了。牆壁上抹了一層稀得看得見黑色舊泥的白塗水。之外尙掛上幾個昏黃的標語條子，三四幅飛機和大炮之類的圖畫，失神地伏在壁的胸脯上。後廳放了一張大的桌子，桌兒桌孫亂湊在下面。

開學的第一日，野孩子亂笑亂跳，在庭院口翻筋斗，偶然不小心，「嘩」的一聲，便立刻縮回了嘴巴，扭一把不響了。

校長教員在廟後的空洞的屋子開會；姓丁的校長是個瘦個子，會說一口輕快的官話的後生。教員中除鄉長的太太外，却還有一位年紀輕輕的姑娘，大約是大莊里的小姐，因為羊公雲烈士從不會見到這樣的人物；托着腮坐在最末後的鄉長太太的身旁；兩隻圓溜溜的眼珠，不時向羊公雲烈士施一個秋波。

羊公雲烈士扭一扭衣角，心里有些熱騰騰起來了；校長說的什麼詞都聽不見。最後忽然站了起來，眼光向那姑娘一溜。

「小弟以為……唔，要復興中國，根本上

要將青年提拔起來才好！提拔青年，首先要將少年學子培植起來……小弟以前在京都，和幾位朋友辦中學；也就是這個志願……這個志願！」

「我們京都的中學校，非常興旺非常……不敢說，小弟在那里作校長也自信頗為努力……頗有成就……」

羊公雲烈士用官話說了一句，眼睛向末後的地方一搜。

「哦！陳女士有什麼意見沒有！」丁校長把眼睛轉到鄉長太太的身畔。

陳女士突然一醒，紅漲了臉，垂下臉兒說：「沒有……」

「沒有！陳……」羊公雲怔了一怔，心里志志恹恹地想了起來。

會完了，平時死沉的廟宇里登時喧騰起來。亮雜嘈的念書聲，夾着竹板敲在桌子上「拍拍」重的叫響，唧唧嗚嗚像黃昏的老樹上的鴉羣一般熱鬧。

在學校里留膳食的教員只有三位，姓陳的姑娘每日都回家去了。這在羊公雲烈士有不少遺憾的地方。而且日間上幾次課，課後姓陳的都只管和鄉長太太在一起。羊公雲烈士便屢次故意在她們的身旁走進走出，象有什麼急事似的。因為和她們打招呼的時候，陳姑娘總把一雙圓溜溜的眸子向他身上一溜，使羊公雲烈士真有些飄飄然起來了。

山城里很容易早上無雲，雨便從山崩地裂一樣傾瀉下來。下午又落得很大的雨，夾來了巨大的風濤把樹上的枯葉捲得滿滿的一瓦脊一地上。學生都放了學，教員也已冒雨歸去了，廟宇里靜悄悄得有些兒怕人。羊公雲烈士忘了帶雨傘，雖則他的茅舍離學校不上半里，但還不想回去，一直抬起眼睛瞧天，希望雨脚小一點。無可如何的在後廳上踱來又踱去，不時用手向頭上稀有的頭髮亂抓幾下。

雨脚好像小了很多，羊公雲烈士忽忽就走了出來。抹一個鬢，忽然聽得學校旁的小屋里有嬌滴的笑聲，於是他怔了一下，蹣手蹣腳把腦袋伸得長長的，湊上窗底下，運氣都忘記了。

「不要這樣了！啞！」像是陳姑娘的聲音。「大大方方的，何妨，我又不是強盜……」豬養的，竟是丁丘八的嗓子。

羊公雲登時顫抖起來，一陣酸溜溜的流液夾雜了憤怒和羞慚一齊湧上了喉底，在口里打着滾兒，不覺眼眶里就有些黏濕濕的了。縮回了頭，想立刻跑進來將這狗男女抓了出來。然而腿一酸，不掙氣地一拐一簸危顛顛的跑回家了。

像上次開會回來的把戲又重新演了一齣；他狠命釘在床板上，拍着桌子，又傷心又酸溜地嚷起來：

「狗養的，丁丘八是什麼東西！哼，以為俺烈士居他的下面，就如此放肆起來！乳臭小兒，俺并不是沒有血氣的人，可別認錯了……」

只不過是爲了陳……」

「爲了她：唉我竟自己埋沒了……而她……竟這樣負心，和不值一文的小子廝混起來！既然如此，也不該溜我幾個秋波呵……」

「好狠心的野狐狸……完全不懂選擇！我羊公雲滿腹文章，等待日子一到，怕不能養她在大廈高樓享福嗎？……這不識貨的野狐……反了，這豬養的世界！」

羊公雲烈士自進學校一個月以來，很少說到反了的話；因爲看到陳姑娘的秋波，猛然覺得這世界并不反到怎樣，又猛然覺得他的日子大約近了，一切都呈好的現象呢。

然而現在不然了，第二日浮腫了眼皮到學校里，開始又覺得地板吊在屋梁上，昏昏胡胡的一切再反常了。

下課後剛失神又憤怒地踏出教室，猛地遇到了陳姑娘。

羊公雲烈士本來一肚皮脾氣，一見到陳姑娘，不覺又扭扭地心平氣靜了。

陳姑娘依舊打招呼，依舊把脖子在他的身上溜了幾下，羊公雲踮踮促促地走了過去，心里又重新跳躍起來：

「大約她還不會忘記了我，或且我沒有表示……且待機會，且看看機會！」

覺得越想越有道理，胸中便怦怦跳動不住。彷彿地板又好好地舖在地上，這世界還不大反到一場胡塗。這幾日特別把一月來新穿出來的中山裝請牛大嫂燙得看不見一絲的皺紋。遇到

了校長，狠不得咬他一口，然而也得「唔唔」

打一個招呼，每日放學後羊公雲便蹣手蹣足走到校旁的房子的窗下鬼祟地竊聽，可是一連三日，都再不聞到了丘八和陳姑娘的聲音。

「這回猜的對了，我的陳并不會忘記我……真是賢妻良……」

一肚皮酸溜溜的味兒早已消匿得不留痕跡，羊公雲烈士從心頭一直癢到四肢五臟，飄飄然起來了。

是一個迎神的日子，整個牛鎮像瘋狂了一樣，紙紮的燈把以及在保辦公處前面的曠地上預備作戲的台子都已糊得結結實實。戲是夜里開始的，簡陋的台子於是擠上了七手八腳的野孩子，扭着面孔舉戲子打架一樣的唧唧嗚嗚連做帶唱的鬧了起來。台子下也擠下幾張布蓬，大約是賣茶點的老頭兒預先奠下的地位。

午後學校放了半天的課，野孩子噙着嘴拖了鼻涕回去了。廟宇里又收起喧鬧的聲音，復回到沉寂幽寞的狀態。羊公雲還幾日心里有事，帶着亂七八糟的肚皮走上石卵道上，抹了一個鬢，僵直的小徑直可以看見不遠的雙叉路口；猛然一個嫵娜的影子，忽忽已從左邊的石卵道閃出來了。這時已是午末時候，看不很清楚，再定神一瞧，正是陳姑娘呢！

「中午她大約留在這兒作客了……」羊公雲烈士登時由頭上直熱到腳跟，心里怦怦跳了起來。

「是時機了，良機勿失……」

立刻二步連作一跨，忽又轉回頭來，向道畔小巷里鑽，跑過幾個人家的後門，已踏上另一條的石卵道了，向左轉，裝成慢吞吞地。抹鬚處陳姑娘果然迎面走了過來。

羊公雲烈士覺得耳根熱烘烘地，像一盆火爐狠命在他的身旁烤着，又好像誰在煽動他的心，一起一落跳得連腿兒都僵頓了。

「陳……陳先生，回去嗎？」嘴里不覺溜出了話脚。

「唔！」陳姑娘似乎已不把眸子向他身上溜，點一點頭，而且帶些畏縮地紅着臉想走。石卵道漸漸更加昏迷，人們都已在戲台下擠擠擁擁地，道上瞧不到一個行人。羊公雲烈士把胆再壯一壯，妮妮地說：

「陳先生……唔，我問你……」

陳姑娘真的把脚步停住了，面孔上徐徐歛起紅色。

「唔，我想……想向你說……哪哪……」羊公雲烈士顫抖着的手，不知不覺伸了出來。

「你幹什麼？說呀！人家……」陳女士頰上又托出了一塊塊的紅片，轉開臉兒跨了一步。

「陳……我的……可憐我……」羊公雲烈士的手竟已扭着陳姑娘的外衣角梢；另外一隻手又伸了出去。

「啊！什麼……」陳姑娘驚慌的把外衣一拉，羊公雲烈士的手立刻不自主的放下了。還想再扭住一把，然而陳姑娘已靈敏地帶了警戒

的閃開了：

「你……你這不知恥的畜生……再來，看你的末路……」陳姑娘氣得手冰唇冷地啞了聲音喊說，最後似乎嗚嗚的不成聲了。

「可憐我……陳……」

天很快把黑暗傾瀉了下來，遠處的山巒業已只能看到一個模糊的輪廓。羊公雲烈士頹然由頭上像潑下一道冷水，穿過了心臟，竄到腳跟來了。昏昏昏的道上，隱約看得出他頭危危地垂了腦袋，跌跌撞撞的移動着步子。

第二日羊公雲又浮腫着二隻胡桃也似的眼皮了，這回并不罵反了或且憤怒，却是一肚子的不安和恐畏，彷彿大禍已將降臨到他的頭上。一樣志志。在茅屋裏踱來踱去，很不敢想上學校，因為學校里或者潛伏着一頭不現形的猛獸在等候他。

「我這豬養的……怎會弄出事來呵……」然而想起了這事原來野狐狸的不對，為什麼老把眼睛向自己溜溜，等待表示了又弄出這賣關子的模樣。猛然一回念，着實壯胆了不少，於是拍拍胸膛走了出去。

稀薄的霧氣給太陽趕跑了，因為昨夜作戲，牛鎖的人還在夢鄉里摸索；石卵道上雖沒有人的影子，但羊公雲烈士總把眼睛向四周非常留神，好像一碰到了人，便會被揭發似的，走一步縮半脚不安地走進學校里。

羊公雲烈士一直躲在教堂里不敢出來，上了一堂課，他把一個學生拖來問話了。

「嗚……陳先生……沒有看見囉！」野孩子帶着恐懼的眼光說。

羊公雲烈士壯起胆來，居然跑上教員的堆里，雖然覺得好像大家向他注意似的，但陳姑娘不在，倒不很害怕的。他又悞又羞愧又酸溜地踱了出去，不覺信脚走上廚房里。

廚房裏在學校的邊旁，簡陋的昏黑的房子塞一些零碎的東西，因為留職的教員只有羊公雲烈士等三個人，灶子不很大，一個婦人正在那兒生火。

火光的明亮把廚娘的面孔映了出來，羊公雲烈士從不會到過廚房，一看到這中年的廚娘的怯怯羞羞的面兒，映起了火紅更加難耐起來。羊公雲烈士不覺一怔，面上頓有些熱烘烘不自在，「咯」一聲把停在門外的水桶撞翻了。

廚里的婦人應聲抬起頭來，看見了羊公雲烈士，微微笑說：

「羊先生，好囉！」

羊公雲烈士一時像沸水一般跳躍起來，「她也認得我？」腿就不自在地跨了進去。

「我想……想拿一點水……！」

廚娘立刻撤下木柴，用拐子注得滿滿的一面盆，羊公雲烈士紅着臉，湊上去雙手伸進了面盆里，裝着滌掌巴，和婦人挨得近近的，忽然就覺有一股濃郁的茶油香穿進了他的鼻子，翻個筋斗直達心窩里了。

羊公雲烈士懶懶地滌了一回，猛地覺得如

果讓學生瞧見了如何是好，便忽忽跨了出來。心里有些不甘心，又有些快樂。但一進了後廳，巧撞到了校長，不覺又想起了陳姑娘的事。

「好吧，這野狐狸就讓她了，丘八斷混去，俺也不要她了！專攻一面，專攻一面……」

灰死的心靈重新跳了起來，一條柔絲牽在廚房里了。

「這希望別像野狐狸的好……必須想個妥當的辦法……不再動手動腳了！」

次日陳姑娘來了，已換去了綠色的外衣。羊公雲烈士覺得已不想她了，自己也有了對象，心里就不如昨天不安的樣子，反有點笑她賣關子未免認錯了人。

然而陳姑娘似乎并不跟他吵鬧，還是羞怯怯地和鄉長太太在一起；但已不把眼睛溜到他，因為羊公雲烈士還不會跟她碰過面。

一連二日，事情還是安安穩穩地過去，不過丁校長的面色好像不大好看，但這并不妨事，羊公雲烈士皺起紋頭的心窩都已恢復了原狀；而更進一步的再想嘗試一下廚娘的滋味。并且下了決心，必須斯斯文文的用嘴巴逗動，然而稍動點干戈怕她不會自己跑到手掌里來！

「失敗是成功之母！再接再厲，以不屈不撓的精神作下去！」

於是每日羊公雲烈士都無事情想找事情一直往廚房里跑，或裝茶喝，再不然便香水，或者夾火吸香煙（作教員後羊公雲烈士已把旱煙桿丟掉了。在灶的肚子裏取火等等。廚娘

老是微微地笑着，有種種隱隱使羊公雲烈士一步鑽進一步了。

「羊先生儉省得緊，連洋火也沒有哩！」廚娘微笑地說，手指儘管無目的地把木柴推進去又抽出來。

「哪，哪不是這麼說，現在不節省，將來怎樣……養……一家子呢？」羊公雲烈士不很自然地说着，夾混了枯澀的呵呵。

「嫂子……哪，家住在那兒？」羊公雲烈士心里想說，嘴巴就漏了幾個字。

「碎，誰是嫂子……阮住在大莊里六角埕的；」廚娘頓了幾頓，把眼睛夾了一個白色，慢吞吞地說。

羊公雲真有些飄飄然了，很想再湊上幾句，但一肚子的話不知拖出那個先說，踢促了一會，而上課的鈴却「玲的玲」亂喊起來了。

將近黃昏時候，鴉羣代替了孩子的喧嘩，落日還在西山巔露出半個將逝的腦袋。因為教員將再來一個什麼會議，七點鐘舉行。

這時約在五時左右，學校里不見了一個野孩子。幾位教員都在附近散心去了。羊公雲烈士因為有一個很重大的計劃要實現，兀自在後廳上不安地踱前踱後。蒼白的臉孔浮起了紅一塊白一塊的顏色。不時抬起眼睛向四周射了幾下，忽一個轉身躡着步子不見了。

廚房里正生着噼噼的火花，因為加添了幾個柴，廚娘捲高了袖子敏捷地挑動着鉄的長匙，在鍋子里翻來覆去。羊公雲烈士突然在後門出現了。

四周靜悄悄沒有人的聲音，即在平時教員學生也很少到過這地方。廚娘一壁翻着匙子，一壁笑着說：

「羊先生，放課了？」

羊公雲烈士這次因為所負的使命和平時不同了，腳腿和手指也較平常有點冰冷起來，耳根却相反的熱到頸子後。

「是的，放學了……沒有半個人在……學校里……」他喃喃地說，隨身坐上了板橋。

「我瘋了，忘記請羊先生坐！」廚娘依舊含了一面的笑紋。

「那不妨！不妨，都是自……」羊公雲烈士志忘了一會，忽然一醒，鼓起了不少勇氣。他挨近了廚娘的身旁，眼睛無處安排似的不知覺就射在鍋子里。

「哦！好香，真是妙手……妙手！」羊公雲烈士嘻嘻地笑着，似乎自然了不少，接着把手伸了出去，有意無意地把廚娘的手一擦。

「我翻翻看吧！」

但廚娘立刻縮回了手，靜靜地一壁不響。羊公雲烈士翻了幾下，把匙子還給她，又故意一擦：

「翻不來……不來，你真能幹！」

廚娘彷彿皺皺眉頭。羊公雲烈士又笑嘻嘻地坐在板橋上。

「以前……我和我的朋友開一個很大的學

堂，我們的廚子都是粗魯的男人，作起來真不成，連我校長都不喜歡呢……那時有一個作大官的朋友把幾個很好的男廚子送來替我們燒

菜，便可見出大家都很尊敬我們有學問的人囉，但我總覺得男廚子不及你們女人家的好……怪不得自來學校後；我的飯量都大了！呵呵……

羊公雲烈士指手畫腳地說了一會。廚娘只是唔了幾聲，似乎再沒有微笑了。但羊公雲不知怎麼總覺得已是時機，一想到良機勿失，便顛抖地走了過去，突然扭住了廚娘的手腕。

廚娘大驚失色，倒退了三步，可是後門已經緊緊地閉着。

「可憐我吧……你知道我爲了你，把一腹文章都不要了！跟了我，一生一世免愁衣食，只要待日子一到……我的嫂子……唔唔，你也跑不出去了！可憐我吧……啊啊……哪……」

羊公雲烈士扭上了她的裙角，跪下去了。口里一邊說，二條屈着的腿便漸漸前進。

廚娘白了唇，顫着聲音高聲喊起來：「你！你說什麼鬼話！……趕快放了手！不然我告訴了先生去……」

羊公雲烈士猛地撲上去，廚娘抖着唇矯捷地閃開了，不防地推開了後門，拐着小脚向學校里飛奔去了。

「丁先生……這不要臉的……的……」羊公雲一個痲瘋。四周的東西都團團旋轉起來。腿不覺拔起來便向後頭走，惶惶地跨出

來。迎面丁校長和兩個教員都飛跑來了，背後廚娘嗚嗚地揩着淚珠。

丁校長趕上一步，厲了聲音說：「你還作什麼？虧得你是智識階級！」他幾乎把聲音叫啞了。羊公雲烈士也站了下來，壯着胆子說：「你……跟陳姑娘……」

丁校長氣得面孔鐵青：「我的學校里決不允許有這樣的人潛入……你以爲你作弄陳小姐的事我不知道嗎？對你說，爲的是帶念到你也是有知識的人！那知道現在竟又弄出這樣羞愧的事情……我也不必跟你說了，我的意思，你自己想想看！」

羊公雲烈士手脚好像沒進了雪的里頭，渾身又羞又憤地抖作一團，肚子裏像有許多話想大發洩一下，然而只嗚嗚喊了幾個：「反了……反了……這……」

樹上鴉羣正怪着聲音喊囂，黃昏早把藍個大地罩上了灰暗色的晚靄。原野沉醉在暮靄里了。

茅舍里燃起一點昏黃的燈子，把昏黃的光綫投給狹隘的屋子里。板床上堆滿了一條條的衣服，幾本舊的古書，椅子也翻、頭把四個腳尖頂向上面。一只舊動的木箱子橫放在

床的牆角，張開着嘴像飢渴的大口似的。羊公雲烈士不時停了忙亂的手，尖起耳朵向外邊諦聽；四圍靜悄悄地連一點聲音都沒有，窗

門已緊緊關得不透空氣。羊公雲烈士急促地

把一些衣服之類的東西塞進箱子里；桌肚子的抽屜露了出來，空洞洞地沒有一點東西。他把衣服點了點，順手關上了箱蓋，加上鎖，再向四周的板牆一望，長長吁了一個氣。提起了箱子，滅了燈光。

板門微微地「咯」了一聲，這時殘月正斜向西邊。沒有一絲雲跡的空中，幾顆星兒向大地眨着鬼樣的眼睛。

一九二一年，正月。華安尋源中學

第三帝國的兵士

匈牙利·霍爾奈斯著
蔡烈文譯
實價一元五角

希特勒的理想和方法，把德國青年引上了怎樣的道路？他給他們準備的是一個怎樣的前途？作者借著主人公臨終時的口吻，在本書末尾對一個孩子說：「當你完全長成了的時，也許別的時代會要到來……可是你，不要也來罵我。你得告訴他們，他是祇能這樣做的。這是一個時代的產物。」才氣橫溢的青年作家霍爾奈斯，用他的輕巧新穎的筆觸，刻出了第三帝國一般青年的全貌；在清新的字里行間，滲透着慘痛的、震人心弦的淚淚！

改進出版社發行

清晨的煩憂

曹 卣

在鄉間的狹小而鋪石的田塍路上，夜來的露水濕潤着，朝陽從山上的橘林叢裏昇起來，東方燒着霞，道路，池水，人的面龐都呈現着橘紅色，那條橘紅色的路將近山脚時候就完了，過後是一邊有竹葉拂着的林蔭路，暗而涼爽。

六個月前從一條汽船上跳到這裏岸上的年青人在這條小石路上散步着，他前面有一個擔着小水桶的鄉下人的女兒到一口水井邊去，他靜靜的跟隨着，在他走過有竹林蔭蔽的人家時候那樣安靜，似乎怕驚擾了一隻在路旁啄食的雞樣的，那小女孩在他前面不遠的地方低頭走着，當她清新而愉快的向左右瞥視時候，她知道後面有一個陌生人，有點不安的她開始專心的向井邊走去，細小的赤腳柔軟的落在路上，分開的圓而整齊的脚趾因為身體的扭動，在她舉起一隻腳時，他們彈直而微微向一旁揉着，這樣她的頭髮長長的擺動，達到肩上，沒有用一支剪刀截過的痕跡，發着鴉青色光輝。

他漸漸的落後了，他並沒有走得慢些，顯然是那小姑娘把他撇下了，他感到一點失望和

被奚落過後的空虛，而微微苦笑一下，覺得那小孩怕他，因為他不親切，用城裏人的衣服把他裝飾得嚴肅而虛偽，她甯可對一個粗魯而半裸的船夫或者一個農夫微笑，對他卻非常冷淡，無論如何他有點妬忌，當他發覺到這種感情這樣的錯誤和可笑時候，也羞恥而又感到孤獨。

「孤獨吧！」他的深心裏煩悶而自虛的喊，於是他撇棄了那小女孩，決絕的走到山上去，竹蔭路上的濕潤的空氣使他的肺部沁涼而愉快，使他的呼吸甘美起來。

打稻人半裸的立在水田裏，在一隻木斗上鞭擊着那些新刈的稻束，聲音傳得很遠，鄉村沒在乳白的霧裏，山上小徑被潮濕而低俯下來的草株覆蓋着，很短的一段路上都可以發現一隻斑紋的蝸牛，在石上長長的伸展着，他走得很慢，呼吸調勻着，躲避那些攔在路上的蝸牛，小心會踏死牠們，但是每個他都仔細看一下，比較牠的身體前後的長度，和牠們怎樣用觸角試探着前進的事情。

他度過着這假日的清晨，享樂着青春，他已經忘記該吃一點東西了，他還能想些什麼呢

！戰爭是太遠了，轟炸還比較接近些，中午時分他將在鎮上接受一面繼的警告，但是這在鄉下，安靜得井水一樣的，現在他腳下的田野和房屋還籠罩着霧，江上的船隻敲起鼓來行進了，鼓聲微弱，間歇着，有一陣風，長的草彎下身去，那時聲音清晰得多，鷄已經不報曉了，在最接近的人家，鷄在竹林裏分散着，在草叢裏裝飾着牠們的彩色點，這些彩色的鷄裏時時發出一種爭執的叫聲，那種鷄的社會裏的爭執也是頻繁的，但他腳下的小鎮却怎樣的靜啊！鎮的小街市上沒有車輛，沒有騾馬，人在路的中間走着，那天不是趕場的日子，從四鄉到鎮上的路上很清靜。

他覺得自己所加於自己身上的自虐有一種報復的快樂，他讓自己孤獨，寂寞得去坐在一株鮮草的旁邊，相信這之間也存在着一種愛，在戰爭裏他失掉了一些親人，同時也疏遠了一些友人，一個人所以精神的生活着，因為他有所希望和愛，他愛人而且被人愛着，他覺得他所以生活着，除掉為自己的幻想之外還為了一些人，為了一些人與人的愛，他愛祖國，愛他的山水草木，孕息着溫情的大地，因為這個，他可以慷慨的把他的新鮮的血肉歸還於這片土地，但是他可以和祖國接談嗎？擁抱他嗎，他坐在这片大地上的一株草旁，默念着他的戰爭裏死亡和走失的親人和朋友，這些人並沒有給他一種哀念，死者們都把血液和肉身交還給祖國了，沒有慚愧的在這世界上抹去了他們的名字，



光

莫洛

光，
是萬物的
靈魂，
是人類不能毀棄的
生命！

閃電

暴風雨來了！
暴風雨來了！

崇峻的山，
深碧的潭，
江，河，和海洋，
農莊，城鎮，和都市，
原野的綠色，
生活，歡躍，和笑……
都被風暴捲去了
生命的光輝……

但在暴風雨的夜的地獄裏，
光明却永恆地活著。
望向那灰濛濛的

但是活着的却有無數污濁的靈魂，他們知道愛一株草，愛中國的紅霞下映照的一切嗎？他坐在地上，鳥雀在林裏歌唱，在他頭上三尺的上方環飛，黑色的蝴蝶似彩色點的翅子，立在他腳尖上長久的不飛去，他坐在那裏非常安靜，肌膚新鮮而發着高貴的金黃色，他注視着，羣在他面前不遠地方的小麻雀，牠們的頸子旋轉得非常快，向地上啄着的動作更要快些，於是一個兩個的從地上飛起來，肥胖而翹翹顯得短小，因此做出的振翼聲很鈍重，他看着牠們中間的幾隻，輕輕的彈着指頭恐嚇牠們，牠們完全不介意的啄食和旋轉頸子，咕咕的叫着以批評這個陌生人，半晌他微笑了，因為那時他發現了一件十幾年來一向糊塗着的事情，在這之先的一刻鐘他還錯誤着，因為他一向把麻雀的頸旁兩個小黑斑認為是牠的眼睛，於是牠們就顯出十分肥胖的樣子，其實真實的眼睛位置卻仍在距離頭頂不遠的地方，他看見了那一對細小的黑眼睛了，他如何的滿足而清新的笑着。

在麻雀們成羣的飛去之後，留給他的是靜靜的秋天的山頂，他在石上坐得有點不舒服，起來在橘林裏漫步，橘子在枝端結着，跟着日子膨脹着。他時常到這裏來，因此非常微細的變化他也能感覺到，橘子發着青，祇有落在地上的幾隻轉變成黃色的了，變成黃色的部份是從接觸充分的陽光和空氣的部份開始的，他用腳去輕輕的踢一踢牠，牠在草地上打了一

個滾，因此看出接觸草地的部份仍然發着青，他沒有摘下一枚來作為己有，牠們都還沒有熟，一枚樹上的未成熟的菓實他是非常愛護的。即使在成熟之後他似乎也不會多摘取牠們，並不吃得滿意了為止，那樣鄉下人會看他做蝗虫的。田裏栽植紅薯，長的莖和耕起的硬使他不得不繞着牠走，大片的棉田綻開白色的花朵，落花生成熟了，麻也到收割的時候，桐樹的灰白色枝幹上盤踞着人，用一枝長竿打擊着桐子，使得牠們在接觸地面之後跳躍着沿着斜坡滾滾起來，下面的人攜着籃子快快的捕捉那些四散着跳跑的青色小球。

他無目的地在樹林裏走來走去，遺失了什麼似的。在鎮上和山下有他的朋友，他們在經濟研究自然學科，當他們在江邊游玩的時候，把手臂各自搭在別人的肩上，親密的沿着沙灘走，江水陣陣的湧上來，沖着沙灘，飄浮起沙中游泳的小雲母片，牠在日光下閃耀得銀粒樣的，他們走得很遠，在一頂橋下脫下衣服到水裏去游泳，在水裏激着箭樣的水花彼此攻擊着，那時候他不是也很快活和別人一樣的叫着和大笑嗎？但是今天他厭惡這些事情，他小觀這種友誼，變得脆弱而易感，雖然他的身體比起尋常正同樣的健康。秋天的晴和的陽光浴着他的全身，他感覺到夏天還沒有過去，天氣熱得有點不應該了。

他繼續的把孤獨的刑罰加在自己身上，覺得他的生命也並不怎樣寶貴，假如他偶然在這

快變成漆黑的天空吧，
有剝破濃厚的雲層的
震撼人的靈魂的閃電
出現了！

鬼火

在亂葬的土崗，
在荒頹的塚塚，
在柏樹林，
在樺樹林，
白楊林，
還有許多各異名稱的雜樹林裏，
當夜的幃幙掛起的時候，
有螢火般的細小的火粒
迴盪着陰森的冷光。

(那是生命永恆的象徵啊！)

因爲人類是永遠追慕光明
和創造光明的，
當生命變成霜霜白骨的時候，
猶以死去的靈魂，
在恐怖的黑夜，
向荒山和林野，
閃射着星星的
光亮的燐火……

燭

一天裏被一顆敵人的鎗彈從天上射死了他會被
人同情嗎？會有人替他流眼淚嗎？他的父母在
他之前死掉了，有的就是山下的朋友，他的朋
友是不是愛他？爲什麼那種友誼使他他不滿意？
「去死！勇敢的去死！」假如他到有戰事的區
域去，找一個最危險的機會犧牲自己，這或者
使他滿足些吧！那時將有人在石碑上，他的名
字前面悼念他，但是除了這之外他得到什麼呢
！據說世界上有許多歡樂，他不大相信，除掉
愛情這世界將空洞得如同一具骨架，血液將不
能在上面流轉，新陳代謝也不能在這之上進行
，什麼生命的現象都沒有。

爲了這個他想到該去愛一個女子，這樣他
會不寂寞，沒有憂鬱了，他可以在村女裏面挑
選一個民間公主，或者在山下那些女同學裏也
可以找到一個可愛的來了，但是他並沒有想到
這些事，在另一個城市裏他的確有過一個熟識
的女友，可是她對他冷淡，他寫信裏用了過
於關切的問候，結果在覆信就獲到一些諷刺的
回答，使他非常羞恥，他有一種感覺，好像一
個善於撒嬌的小孩被他母親打了一下，幾乎把
他弄得哭起來了，他現在有點憤恨，應該想法
去報復，才能獲得償補，但是怎樣的報復又使
他很困惑了。

末了他都饒恕了那朋友，承認自己做了下
意識的事，他想給她一封信，但也差不多是殘
酷的了，他說他愛她和恨她一樣嚴重，她將來
是一個女醫生，她已經說過她的願望了的，她

相信將來在邊省有一家設備完善的醫院用她的
名字開着，於是她起先預賀着她那白色的王宮
在沙漠之上建立起來，「院長先生」他這樣稱
呼她，够疏遠和沒有感情了吧！以後他將怎樣
殘酷的接下去，他想着擬着信上最無情的話：
「有這麼一天，一個病了旅行者會到用你的
名字開設的醫院來的，他有病，請看他的腫孔
吧！他不是到西藏去的患雪盲的不幸者，他的
腫孔完全因爲服了一種毒藥才擴大的了，也計
算了到你的醫院的路程而把藥吞下去，所以他
用自己的力量走到你那裏時候他已經十分衰弱
了，你會救他，看他的腫孔，因爲你忠於醫生
的職務，你已經忘掉那一對可憐的眼是和那一
個女人有關係的了，或者他已經變得蒼老，血
裏的毒液使他變得醜陋，你還能認識他嗎？」

他真的這樣寫了來恫嚇她，是應該這樣寫的。
想想他又搖着頭了，這種逼害的字句在他
的腦膜上呈現得太勉強，他應該完全溫和的擬
那些字句，或者就這樣，假如在他們頂上有主
宰愛情的神，那麼請求他慈悲些，在他們兩個
人衰老時候容許在一個鄉村裏度過一個安靜的
冬季吧！至少他們應該能度過冬季裏幾天，那
時他們知道離世的日子已近，他們相惜着在鄉
間的岐阪上散步，像這裏的山或者他們已經無
力到達了，他們在田野上，在山坡上踱步，和
乾了的草和脫葉的樹點首告別，那時天上有雲
霞，道路，池水和人的臉龐都現着橙紅色，他
們雖然衰老，但臉色不難看，那時誰也不驕傲

爲了要擊碎墨般的
凍結的黑暗，
燭光顫抖着，
流淌着自己的血液，
——（僅有的微少的血液啊！）
却讓火來燒乾了，
燒乾了！

遺下一撮灰燼
和一灘凝血，
來換取一個黑夜裏珍貴的
光明。

火

火燃燒着，
火跳躍着，
火伸着殷紅的舌尖，
火燒開來了，
火燒開來了！
燒開來了！

是不能擋攔的力量呀，
火焚燬了舊的
罪惡的
頑固的藩籬，
放射着紅色的光彩，
渲染着喜悅的光彩……

像酒醉的勇士，
揮擲着威武的烈劍，

了，青春就好似過去的好節日一樣，因爲這最後的好日子，他們應該活着，工作着到衰老，他這樣想着時候覺得滿足，而報復是卑鄙的。

他不用想得太遠，就在那一刻他坐在一株橋樹的蔭下時候，還沒有能把自己從煩惱裏拯救出來，「情慾是怎樣的一種可怕的事情，他使人不能甯靜。」他不能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一本書一種科學使他不高興，使他覺得索然無味，他分出許多時間去思想一些不必要的東西，他很想克服這種思想，按理他應該多思索些自然現象，多探討些宇宙的秘密的，他還在學習的年代，即使在將來，一個人離開書本一天，那他就庸俗了那一整天哩！

他是在大城市長大的，不是一個生活在小縣城裏的拘謹的年青人，更不是鄉村來的生澀的漢子，他的拘謹有十分的不同，按照一個都市人的習慣，他一天看三件新奇事情，七件按照常規的事情，那一天他才能滿足，第二天他如果祇看到兩件新的事情他已經會不高興了，但是還有七件是每天必須溫習的，假如他什麼舊的都沒有溫習，什麼新的都沒有接受的話，那他就會不愉快一整天，但是這種人是拘束的，他們除掉這之外，不需要社交也可以生活得很好，有些人必得社交和感官的刺激同時來滿足他，假如他們到鄉間去，最好他們是到別莊消夏的，在那個短時間裏他非常滿意，過後他們會詛咒他，像另外的一個人。他因爲一個人的原故，在都會裏到可以忘却許多，他愛鄉

村，但是鄉村却弄得他就於冥想，使他敏感而脆弱了。

他變得理智些，覺得應該分析自己一次，他要克服自己，「接收了什麼外感嗎？」他想想，這事情是沒來由的，他的朋友們有很多親友，或者有戀人，但是他從來沒豔羨過，這之外他不如那些朋友缺少甚麼，假如他有勇氣，他會做一件成功的戀愛事件，但也沒有這樣的興趣，祇有待他衝動的想去愛一個女子，那目的也並不是想法去做得和別人一樣，壞的動機也許是他的衝動罷了，他要抑制他，使他完全啞下去。

使自已甯靜在他或者是件困難的事情。「我不過要去適合一個沖淡的無刺激的生活，這不容易麼？」他不相信自己無自信到這樣，他可以，一個僧侶也是人去充當的，也有血有肉，他們的愛情更要博大，甚至不殺死一隻衣褶裏的蟲子，但是什麼力量使他們安靜的生活，有誰愛他們嗎？他們的禪房裏有紙和筆，也許是抄經摺用的，他們沒有信紙信封或郵票，他們整年收不到一封信，這樣想着，也愈覺得事情接近於奇蹟，每天這山下小鎮到達一艘汽船，從上面投下一隻小郵包，他就希望那裏面能有他的一封信，事情好的話數目可以希望得多些，假如他空手從郵局裏出來時候，那種懊喪譬如失竊過一次的樣子，直到他想到另外一件事上他才漸漸的振作起來，或者他給自已決定着，明天，哼！明天將要接到兩封信，明

而且發出利落的
豪壯的笑聲。

在火燒過的灰燼裏，
春風蕩漾了過去，
不久，新的種子
萌出綠色的芽了……

太陽

在強悍的叢密的喬木林裏，
初醒的鳥羣
拍擊着雜色的翅膀飛翔起來，
以清朗的聲音
歌唱着他們對於光明的渴望
和新生的歡喜的時候，
太陽在海的東邊
雄武地升騰起來了……

太陽以生命燃燒着光輝，
又以光輝和溫暖付給
萬物以生命。

於是，
大地上一切需要陽光的生物，
都張開爲黑暗損蝕了的
殷切的渴望的眼睛，
親熱地望向太陽，
承受着太陽的愛，

天他早到郵局去親自拿到手，假如一個熟人
轉遞給他的話，恐怕要到晚上遇見他的時候才
能到手了。

那些信是怎樣重要的，或者他的同年人所
寫給他的抒情信嗎？他渴望能讀到這些信，因
爲他值得他讀許多次，每次讀完他都可以在上
面獲得什麼，但事實往往不是這樣，他接到一
些短短的，他認爲虛偽的信，這些信給他的痛
苦毋寧說比沒有信時還深切些，但是他渴望着
信，並不是每一封，而是許多封裏的一兩封，
假如根本沒有的話，他甯願接到那些虛偽的信
，讓他捏到信的一角有一陣驚顫的歡欣後，再
使他苦惱爲好些。

假如他接到一封朋友給他的充盈着友情的
信，過後的幾天他不接到信也不懊喪，他看見
那個小郵局忙碌着郵務員時覺得他非常可愛，
他負責而又熱心，江上的汽船行駛得又多安穩
，他的回信會很快的到達了。

他渴望着外間來的一封信，一捲報紙，甚
至在這種鄉下他可憐得對於寫着字的紙片都會
引起興趣，他在僻巷裏走着時候，往往在一個
鄉下人的一紙告白前站住了，他讀牠，玩味着
那上面的字句，並不純粹因爲那種告白出一個
鄉下人的手筆而使他發生興趣，實在這裏的
牆壁上缺少可讀的廣告，整個小鎮都缺少可讀
的東西，而在一個都市祇要走出門外就可以讀
到那在幾條街之外的娛樂場所表演什麼節目
，或者一家商店有什麼新的貨品運到，再到一

個飯館的開幕廣告，一所夜校招生廣告等等
；這種城市人在街上行走時候一邊注視廣告的
習慣他沒有改掉，到這小鎮他覺得空虛了，牆
上一片印刷的字片都找不到，報紙是過時好久
的，他們憂愁或喜悅着外間人所早經憂愁或喜
悅過的事情。

他所缺少的是愛情還是感官的刺激呢！這
不見拘謹的行爲，他對於自己施着報復，有點
自抱自棄，希望着事情更壞，假如他的朋友和
熟人都離他而去那他很滿意，假如他撇開他們
而忘掉也許更好些，他希望孤獨的更孤獨，接
近於毀滅的就趕快毀滅，他有點乖戾，詛咒
着自己。

他去恨一個人和愛那同一的人，去恨和愛
一件他喜悅的，不易達到的事情。

從橋林裏走出來，一條黑色蛇吃驚的躲藏
到一座空墳墓的孔隙裏去，很快的扭着身體，
他也同時吃了一嚇。並不因爲那蛇會傷害，或
者他有怕蛇的天性，而因爲他在冥想的情形裏
，漸漸的他的額頭和背脊都出了一點輕微的汗
液，勉強的奪取了他身體內一部份內熱，他感
覺一陣冷。神經纖維無端的抽緊一次，他非常
不適，有了這種原故，好像一個人往往有躲避
不吉的天性似的，他避去那座有蛇的墳墓，從
一條踏出來的小徑上走到山之後去，田地上到
處立着乾枯的成束的高梁稈，麻雀羣棲在牠上
面，弄得牠蘇蘇的響，他下意識的在腳邊尋找
着。

而且跟太陽一樣地
喜耀着健康的光采……

溪流，

草莽，

原野，

飛蟲……

都醒來了，

而且都放恣地笑了……

你且按住心跳來靜聽吧：

從蒼穹，

從海洋，

從村落和城市……

轟響着傳來的

是讚頌太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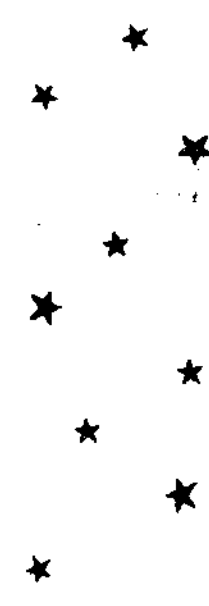
羣衆的吶喊！

朝向太陽——

它們歌唱了

而且永遠歌唱着……

十月在溫州



他所憂鬱的事情在一個很短的時間裏遺忘
一次，再回到這樣事情上時竟有點生疏了，他
沒有忘却孤獨是他現在限制着自己的，的確在
這清晨到現在為止，孤獨對他於自然的欣賞有
不比常時的優越才能，於他的幻想又完全造成
一個有利的氛圍。

有些坎坷的未墾過的草地上結着蛛網樣的
東西，下面是什麼？一個小穴？一個田鼠所做
的溝？能難想像得出，也許是某一種作繭的蟲
子在牠的棲處之上構作一塊天幕，那上面承着
尚未蒸發完結的露珠，他也躲避着地上的這種
繭子。

不遠的地方有一個面積相當大的水池，水
很澄清，在邊緣的水上浮着一層油膜，有一點
污穢了，那裏也許有人用肥皂洗滌了身體，或
者漿洗衣服的原故，水池的一端浮着水草，水
草佈滿的面積很小，他坐在池子的邊緣上脫去
他的鞋子，把腳垂下去，一面注視着有沒有水
蛭，就在這時候他看到水裏的一張憂愁人的面
孔了。

「這是我嗎？」他問着自己，這種嘲笑是
厲害的，他嘲笑那水裏的面龐，那面龐老人似
的在眉間打着皺，這是憂愁了一早晨的他嗎？

「多可笑的面容！」他哂笑着自己，他愉
快的微笑，不時對着水試作一次那樣的苦臉以
趕去寂寞，他的游水的興趣又完全好起來，池
裏沒有水蛭，他有下去試驗一次的決心，就在
池邊脫下衣服來。

他的赤裸的全身呈現着金黃而橙赤的膚色
，他的兩臂和腿單獨的都像一種圓柱狀的有力
的魚的身體，適才的思想發生在這一個人的身
上使他慚愧，他自己首先譏諷着自己，欣喜着
他的祕密沒有人知道，這邊好。

於是他跳到水裏，游泳起來，很快的他覺
得力量不夠，他忘記了饑餓這件事，一早晨他
都沒有吃東西了，於是他從水裏爬出來，把乾
衣穿在他的潮濕的身上，他覺得饑餓時候很快
的就不能忍耐了，他快快的走着下山的路，口
裏吹着哨子。

然而兩點鐘前他在一場怎樣的噩夢裏呀！

一個誠懇的要求

投稿的朋友們：以後來稿，務請寫清楚；否則看稿的、排印的、和校稿的都太吃苦，而且因為不易閱讀，好的作品，也許會因此埋沒哩！

現文編輯室啓



我坐在公路車上

舒凌

我坐在公路車上，大山以它那猙獰的巉岩想嚇住我，長河以它那激盪的綠水想誘引我；可是我的心却那麼空。任那些都遺留在我後邊，我不動絲毫的情感。忙碌的是車的輪軸，幽靜的是我的心，——若干年的苦辛壓住它了，來處和去處又牽拉了它，所以途中之情再也不能沾染些許了。

當着K城近了，我喘一口氣，熱心的旅客已經高興地指手劃腳，肯定地說是只有八公里或是七公里，那旅車，因為是在寬坦的公路上，也快活地嗚着喇叭飛一般地跑着。在遠處，橫在路的中間，像是一羣人站着，——原來他們在揮動手臂，要我們的車停下去的。走到近前，車是停下來了，我那近視的眼睛纔看到臥在血泊中的人和馬，傾在路邊的還有一輛卡車，不知道是取了一個什麼方向翻在那里。車上的木桶打破了，桐油流滿地上。那個司機呢

，頭掛着，手垂着，已經走上永恆的沉默的路。還有人叫着，原來是幾個不會受傷的人，扶着八個變了形的傷人，想要我們帶到K城去的。那是什麼樣的臉呵，鼻子和眼睛都看不出了，只是在那汚血的像發糕一般的臉上轉着那苦痛的眼睛而已，有的手臂斷了，自己用另一隻手臂托着，臉全是薑黃色的，有一個頭骨裂開了，血不斷地流下……女人們和孩子們吓得叫起來了，我也不忍再看，把眼光移開；可是在地面上我又看到躺在血裏軀斷了腿的漢子，他咬着自己的嘴唇，流出血來了；可是他一鬆開，就不得不大聲地哀叫。我的心在抖顫，我把臉轉向車中，一個軍官也用手掩了眼睛。我們的車並沒有載那些傷人，實在因為連下腳的地方也沒有了。說是後面有一輛空車，他們要求我們做一個障礙，果然，三五分鐘之後那輛車到了，我們的車擋住它之後，纔又繼

續向前去。
那份快活的心情全失去了，每個人的心都被這一擊抹得黯淡了，那旅車也像是無趣地駛着。

「那就是和我們爭渡的那輛車。」
這是那個司機說，我的心中就想着：如果他若是知道自己是奔赴死亡，他還要搶着爭先麼？

我不斷地想着那輛爭勝的車，它以高速度向前飛駛，不提防路上的一支隊伍和走在前面的騎馬的軍官，那匹馬驚起來了，它衝上去，連同那個軍官都在剎那間失去了性命，可是那輛急遽間要停止下來的車，把那一隊兵士橫掃過去，還沒有不能止住，就翻了一個筋斗，把車上的人和油都傾倒下來，從他們的身上又翻了一下，便傾斜在那裏了，而那個失去控制能力的司機也就那麼了結了。

我想當時乘客中這樣想着的該不止我一個吧，而且時時想到自己的車輛若是遭到同一的命運會怎麼樣？也該不止我一個吧？

× × ×
快要到D站的時候，我們的車子在中途就擱了，還有五六十公里的路程，天就黑下來。我們的司機就擦亮了那個獨眼的車燈，好像斜着身子似地載了二十多個人的旅車就在暗黑的路上馳騁着。

山谷間的夜怕是更要黑得濃些，在望不見面前幾丈遠的崎嶇的山徑上那輛車跑着，山貓

「是到X去麼？」

「是呀，好多搭上去！」

「五塊錢。」

「三塊半吧？」

「不可以，頂少也得四塊。」

成交了，於是那個趕路人跨上車，把四張花花綠綠的紙塞到司機的伸出來的一隻手。

一路上像這件的事多着呢，檢上來又丟下去，到後來，爽性踏板上也各站了兩個。有一次遇到迎面的車，那個站在踏板上的慌了，想跳下去，還沒有等他落下，那輛車就擦身而過。我們的車因為急遽的煞車，傾斜了一下，過後一車人都罵那個慌張的「站客」，可是他也早吓呆了，臉上失去血色，又跳到路上去蹣跚地走了。

還沒有到F省的時候，一路上耳朵裏早已裝滿了危言聳聽的言詞，他們有的是F省人，有的是從F省出來的，他們說說山高路險，我不說話，我的心裏可想着：「我走過更高的山，更險的路，這些話也吓不倒我。」其實他們沒有吓倒我的必要，一個青年的旅客激動地說着他的故事：

「那可不是玩的，……車子沒爬得上去，……那個助手趕緊跳下來用三角木去塞車輪……一下漏了塞，……這可好了……順着那個陡坡溜下來了……站在外邊看的助手倒壓起來，……在車上的却蒼白着臉一動不動……」

那個司機跳下去了，……車一直下去，……一直撞到那根大樹，……我的天，……大家被震了一下，恢復過知覺來，……大聲地喊叫，……可是那時候，……危險已經過去了，……車子卡在那裏……」

我還是不大相信，我還以為忽然有了那棵樹和忽然有了那樁意外是同等的，事實上沒有那麼大的嚴重性。

到了R縣，天黑了，曾經做過「赤都」的地方是一個荒涼的城鎮。第二天早晨，我就和它告別了。只有二小時的路程可以到C縣，我還想可以早些到那裏，早些找到一個住處，得便就看看那個城。

我們上了那輛一輛半的又破又小的客車，我那化了十分之九票價的行李原來也和別人自己拾上來的一樣放在乘客的中間和下邊，（那車沒有座位，我們只好坐在行李上）好在只有二小時，就是走也走得到的。當着車一開動的時候，我的心裏就想着：一會兒就可以到了。真的，走了不到一小時就到了中間站K鎮。司機把車停在路邊，告訴我們：輪胎壞了，要等C縣開來的車把輪胎帶來，我們纔可以開行。

「什麼時候可以來？」
「總在下午四點鐘，C縣的車三點鐘開出。」
好了，這個小地方，大家只有蹲在路邊的份了。一個內行的乘客不滿意地說：

「我就看出來前胎不中用，在R縣怎麼不換？」

「R縣根本就沒有。」

「那麼從C縣開出來的時候怎麼不檢查一下？」

「檢查？哼，我早就知道這輛車靠不住，……司機悠閒地吐着烟說，他還算是一個爽直的漢子，所以毫不顧忌地說出來：「站長他一定要我開這部車來，有什麼法子？老實講我開這部車就一點把握也沒有，像一個八十歲的又乾又瘦的老太太！」

這還有什麼說的，如果真是一個老太太那我們還得攙着她上路呢！現在，我們只好在它的身邊蹲下來，為的是它還可以為我們遮住南方的炙人的陽光。

我們真就在那個地方等了八小時，C縣車開到的時候，黃昏的影子已經灑下來了，幸虧我們的司機是一個聰明能幹的傢伙，他一個人敏捷地修整，乘客們都站在一旁恨不得替他用力，到我們的車又能移動的時候，天真的黑下來了。

我的命運注定的又是一個獨眼的車輛，（有人說一隻眼還比兩隻眼睛看得清楚些）我看不見路的險峻或坦蕩，我們的司機倒是一個好手，他穩悍地迅速地轉着輪盤，兩隻小眼在黑暗中也射出光芒，看他那緊張的樣子和不時起伏的車身，想來路不是那麼容易走的。終於看見C縣的燈火了，我們的車不久在狹窄的街路上

走着，有些地方，那些點着燈草的食物担子不得不提向邊，我們的汽車纔能勉強地通過。

X X X

懷了滿胸的欣喜，跨上從C縣開行的汽車，因為那是我最後一天的旅程。

車上也是擠滿了人，問起來纔知道都是些三十里五十里便要下去的短程旅客。中間有許多是來C縣開會的鄉長，有一個很像我們的舊友，便無端地也覺得這個人頗可親了。

車開行了，在我意料之中的，不到一小時便停住了，前面停下來的人，好心地大聲叫着：「停下來，停下來，有匪，有匪！」

全車的旅客都震驚了，沒有帶武器的軍官更顯得不安，那些鄉長却把身拿出手鎗邊的來。於是大家就擁到小站的辦公室裏，電話忙碌着，有的人們不斷地談着遇匪的經驗，胆小的人蒼白着臉又懼怕又聽地坐在一傍，就是這樣平平淡淡地過去了一小時。沒有消息，也沒有找到匪的行踪，先是那個開郵政車的司機不耐煩了，他站起來，上了車，開走了。另外一輛貨車也開了。還有在我們後邊的一輛車也搶先地走了，我們的司機也催促乘客上車追在它們的後邊。心裏暗想的是：即使有匪也是他們先遇上，可是我們的司機好像不甘心落在別人的後面，用更高的速度追過去，在那狹窄的路上飛奔，煩燥地敲着喇叭，一直等到那輛被

追上的車服模似地讓在路旁，我們的車得意地擦身過去。司機並不顧及乘客們心中的不安，他還是逞能地迅速行駛，他一直想追過第一輛的郵政車，可是他不但追不上，一直連影子也沒有看到。

纔走到一座小山崗上，突然在路傍竄出幾個拿鎗的漢子，擋在路的中間，我的心一沉：那個司機發怒地罵着：

「你們這羣人，為什麼不能跑回去，硬要擠上來，車的載重已經超過，出了危險誰負得起責任？」

原來他們是派在這一帶搜索匪踪的X X鄉的團丁。

X X X

當着那一場虛驚過去之後，我纔意識到我們的車真的在走一條險路了，山并不高，也沒有大水；可是橋面爛了，木架也殘缺了，車走在上面的時候像跳遠，因此我們坐在裏面就像跳高。下面沒有水，却很高，我知道如果我們扔下去，連車帶人也都得破碎。可憐的人們，沒有法子保護自己，只是緊緊地抓住前邊的椅背或是窗口，聚精會神地注視前面。如果車在向上的時候，人們的情緒更緊張，好像都在用着自己所有的力量，幫助那輛喘着氣的車爬上那個四十五度的陡坡，而且這一路，那不必要的高低彎轉是那麼多，右邊是伸着石牙的山壁

，左邊是三五十丈的深谷或是河流，在路面上，全是尖角朝上的小石，這裏缺了一塊，那邊又高了一塊，汽車行走的時候，恰像在海洋中遇到不好天氣的一隻船。當着那輛車容易轉過一個灣來，正在調直了方向，不提防路面的

一個深坑，立刻那輛車像受到巨浪的衝擊，左右兜猛地轉。胆小的叫起來了，許多人說話咬着自己的嘴唇，心裏覺得一陣冷一陣熱的。

是的，別人和我說的話一點也不虛假，一個陡坡又是一個陡坡，一座破橋又是一座破橋，有時我都覺得是奇蹟了，不相信地問着自己：「我們到底是怎麼過來的呢？」再看到那不平的路，想着如果故意把那些石塊排成那樣，倒真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且他們計算得那麼準確，當着車在高山上轉灣的時候，路面恰

合適，再要兜出一寸或二寸，自有那三十三丈或五十五丈等替我們！

所以當我們好容易渡過這一段天險之後，車又奔馳在一節平穩的路上，我們簡直像坐在穿行白雲間的天國的車裏一般。這時候人們纔記起來說笑，識途的旅客又有把握地說前面就要到Y縣了。可是天已經黑下來了，怕是在遮住我們的眼睛，我們所看到的仍是一片黑，轉了幾個灣，果真看到燈光了，車就更快地跑着，不久就在那明燈的車後裏停下來，這時我們纔放鬆了手，拭去掌心濕漉漉的冷汗。

卅年十二月十二日

被
繫
住
的
木
船

郭 風

木船

灰白色的死去的形骸

披示着不死的哀怨和勞頓呵……

木船

是曾經和浪搏擊過來的，和逆流抗擊過來

的

是曾經繞過曲折的河道，繞過陰好的

暗礁之死亡的迷津過來的

是衝過冰河過來的

是曾經衝過風暴之暗色的呼喝過來的

是曾經以風雨搖傾的窒息的軀體

衝進紫藍色的閃電過來的……

木船

被棕褐色的繩索

繫在生滿着寄生植物的虬結的樹根上的

被擱置在赤裸的河床旁邊的木船

木船

朽爛的木船，滿綴着補釘的木船

呵，以灰死的眼睛

窺望着冬日的憂愁的天空……

瘦瘠而空洞的木船呵

苦苦地被繫縛在那裏

只剩下暗灰的船底

只剩下曾經千萬隻腳踏踏過的船底

只剩下透澈冰冷的河水

木船

沒有白色的布帆，漂浮在藍色的海洋上了

呵呵，連遮避日光和風和淋雨的帆都被收

起了

連木桅都沒有了，連木槳都沒有了

只剩下空洞的形骸，灰白的形骸

和那些衰老的僕人一樣

失去了昔年的精力

無限困乏地默示着熄滅的衷曲……

木船

被棕色的繩索

繫在生滿着寄生植物的虬結的樹根上

伴隨着他的是

枯涸的河床上的白色的卵石

與車轍的深沉的傷痕

和堤岸上的垂死的枯棹

和擁擠着時間底恐懼的自然之整個的壓獸



我們怎樣打了勝仗

田莊

我們部隊第五次衝進台兒莊的時候，郊城一帶敵人的援軍，早已被某個軍團的隊伍截斷了。守台兒莊的一個旅團的殘餘，正在仗着它已經在南北兩側用麻布袋築好的工事和我們巷戰。說是巷戰也不正確。因為兩方面的隊伍還在進行着台兒莊外的爭奪。在這土城裏，有時候一天只聽得見數小時的鎗聲。可是敵人並沒有退却的模樣。

彼此對峙着，時而因為一個鋼盔或刺刀的閃動，便惹起步鎗和自動步鎗的口角。一兩個蟻伏着的黃綠色的形體常會從殘破的半堵牆上滾了下去。碎磚和瓦片鋪滿了街心，院落和通天的屋子。膨脹了的敵兵屍體發着鹹臭，長毛鬍子根上，聚集着成羣的綠豆蠅。死掉的麻雀和烏鴉散在樹上或地面上。

四時半都是在這種狀態中。哨兵以外的弟兄們，有的疲倦了睡在陰涼裏，有些便對着太陽捉蟲子。在戰場上，睡眠是會使人愉快的！忽然一聲輕脆的爆炸在近處響了！鋪炕上的八個官兵跳起來。幾個弟兄在屋外面轉動着脚步，他們驚異着。

一陣死鳥中流出來的笑聲，使大家安定下來，三四個弟兄躡着手脚走出去看動靜。

「七個鬼子，七個鬼子……一個也沒有跑……」

「捉住了嗎？活的嗎？」

張運副帶着不以爲希奇的笑容，汗漬的草綠色草帽嵌在天靈蓋上，端端正正的像天生在腦瓜皮上面的一般，慢慢的在屋前走着。弟兄們靜下來了。

「只要你看見他這樣笑容，儘管放心吧！那一定是形勢很順利。」

事情是這樣的：

第八連的一個弟兄在屋外面一堵只剩了半截的土牆上放哨。他蹲伏在土坯上。太陽的過分的炙烤，和熱燥的麥季風，弄得他撐不起沉重的眼皮，抱着鎗，頭磕在偻促的膝蓋上睡着。他屁股下面的土坯顫動着。遠方炮的轟響，把他更震盪得沈入睡眠的溷海。不會死的喜鵲機靈地聳了兩聲從他頭上掠過去，落在屋脊的骷髏上，抖着雙翅。

連長是陣亡了。號稱「夜貓子」的張運副永遠睜着眼睛在全連裏走來走去。看起來，他鬆懈而又刁兒郎當。可是不管在什麼時候，只要他閉着嘴來回一蹣跚。弟兄們就會緊張起來，但只要他不以任何事爲希奇的微笑着時，大家就安定下來。他是全連裏的重心——誰也少不了他，誰也愛他，誰也怕他，誰的小心眼也瞞不過他。但他永遠是刁兒郎當地調倦地在全連裏走來走去。今天他就是這樣，走到那睡熟了的弟兄跟前，想半玩笑而又有效的警戒他一下。他輕輕地湊過去。

在半截土牆的另一面，一陣躡着手脚的踐踏和「噠噠噠」的耳語，很急促的傳送過來。他馬上側起耳朵，瞪起眼睛，隨即又毫不在意的微笑着了。他輕輕地拉醒了那個睡熟了的弟兄，盡可能地使他安靜而不驚駭。但他在半朦朧中認出那比嚴厲更使人害羞的笑容，連忙站起來。忽然，那在牆外面正向他匍匐過來的七個鬼子，「噠噠噠」的大叫起來。他連忙跳下牆去掩蔽。張運副順手抓住他的腰囊，迅速地將引線扯出來——一柄手榴彈落在半堵牆外那驚叫的地方。煙氣混合着黃土向空中掀起來，剎時間安靜了，如同時間上的空白一樣。

「這他媽的！也不像作戰，就像偷婆娘。」張運副的說法是確實的，八連自從收到搜索前進的命令，又是兩天半了。顯然任務是很

張 凡：

生命的頌歌

紀念一個孩子的生日

我愛駱駝！

愛駱駝的結實，

愛駱駝的沉默。

靜靜地，靜靜地

它背負着生命的重載，

更重的永恆的寂寞。

它以那無比的堅忍

頑強地走過空曠的沙漠。

而那頓下的一串銅鈴，

清音搖落在它走過的旅程。

那是它自己的歌，

那是沙漠的歌……

在一串寂寞的歲月

所鋪成的遙遠的旅程，

我曾歡喜而又恐懼地

度過這個日子——

生命的紀程碑的日子。

艱辛地走了這段路，

難完成。像七個鬼子的情形多的很，敵情不明白，外圍的情形也不明白。

「到牆上挖鎗眼瞭望瞭望，設法從屋頂上摸過去，」

張連副召集起排長，半閉着眼睛，左手揩着天靈蓋上的油汗這樣說着。排長們互相看着，他們上下久已不拘什麼禮節，可是在他面前時，總像小學生站在老師的面前一般！

「手提式的子彈不充足……」

一個頂年輕的排長，眼睛平直的望着坐在他對面的另外一個，帶着媳婦對婆婆似的謹慎說。

「試試看看！」

張連副不耐煩的揩着頭皮上的油汗，隨後欠伸了一下走開了。

「偷婆娘」的工作開始了。

一排的六個弟兄在一條僻巷頭上，準備翻牆頭。四個搬磚塊，兩個砌腳梯，鋼盔下面流着汗水，圓鐵丟在地上，大鎗架在牆腳下。當第二個鎗眼要出現的時候，牆外向一陣手提式響聲只有十多發。正在上面工作的河南老鄉！

一個彪形大漢，無聲無息地跌落下去。胸膛朝上，頭朝下，隨後手脚伸縮了一下，倒在牆腳下。工作於是又停止了！

幾處都試過，幾處都碰到鄰近敵人的射擊！

人不能整天沒的事做，何況命令還要執行

。戰爭裏，鎗聲一停，時間就長得可怕！

三排的排長——額角寬寬的那一個，同着全排的弟兄分三組，在破爛的牆根脚挖洞，避開敵人討便宜。白天工作，晚上特別警戒。

張連副又歪歪的走過來，睜眼的微笑着，忙於工作的弟兄們仍舊工作着。排長也只用謹慎的微笑迎接他。

「這他媽的，真不像作戰！」他說。

工作相當迅速，爲了不要給敵人發現，每個洞都沒有挖通，大家等着適當時刻就開始行動。

天亮之前，潮濕的涼意滅殺了鹹魚似的腥臭。牆壁上的哨兵在臥伏着，只有熟知崗位的自己人，才看得出刺刀尖上閃爍着露珠。

第三排的九個弟兄連翻帶爬地從第一個洞口鑽出來。突然，在耳邊發出一聲垂死的哀啼，比他們已經習慣了的各種爆炸聲更叫人喪胆。進洞時，走在前面的正因爲忽然聽到洞口那面微弱的，細而顛的聲泣，嚇退了回來。大家吃了一驚，在洞口的四周散開了，不自覺的趕快捏着已變成肢體一部般熟悉了的武器。

一團黑東西蠕動着出了洞，弟兄們裏面的人嚇得叫出聲來。那東西瘦弱的低吟變成抽噎了，大家呆得血液凝固了一般。

「人，女的！」

有一個低聲說出來！

幾個憋了氣，脚步在移動着。

像小孩子，用竹桿去撥動將死的麻蛇，兩

仲展地是更遠長的路。
我將

更勇敢地邁步嗎？
嗚嗚地歎息呢？

無數次生活的波濤，
我走過去了；

第一個的人生大悲哀，
我走過去了。

披著陽光，
迎着風雨。……

我倔強地走去，
我跳躍地走去。……

我歌唱地走去。……
在——串寂寞的歲月

所鋪成的遙遠的旅程，
我寂寞而又堅忍地

豎起一塊一塊自己的
生命的紀程碑。

我恐懼而又歡喜地
在自己的生命的紀程碑前

倒下又站起……

我這樣說過：
生命於我有雙重的意義：

為我活，
為愛我者活。

於今，

個戴鋼盔的頭在薄暗裏俯下去查看。

「你是誰？」
那女人哭泣起來。

「哦！是一個老媽媽……」
大家把睡眠不足的朦朧驚散了。

老媽媽被送到連部裏。
黎明前的薄煙，籠罩着牆外灣曲形體，鎗

聲撕裂了朝霞！

老媽媽坐在坑沿上。
濃的灰白頭髮蓬鬆着，淌過耳朵下面的頰

部，眼角後面，緊貼着纖細的皺紋。消瘦得下
陷的兩鬢反托出浮腫的兩眼。上下唇的皺褶緊

鎖着，看去就知道肚子裏裝滿了恥辱和悲怨。
她短促的喘息着。

張連附又在揩着面頰呵欠，他同這位老媽
媽談家常。

「老大娘有五十歲吧？」
「有五十四了，軍官！」

老媽媽的聲音帶着眼淚一同咽下腸子。
「我們要報仇，老大娘，要報仇！」

老媽媽背過臉，用那青筋凸露在斑痕外的
瘦手，拉起衣襟揩眼睛。

她叙述她的經過——

一天夜裏，那晝夜響着的炮聲突然停止了。
像人夢見自己沈下無底洞去中途的感覺。兩

聲巨響使門窗震盪得沙沙怪叫。一些磚瓦的碎
塊落到屋頂上。窗紙印着紅光，火起來了。尾

音嘶嘶的機關鎗，似乎就在門外點射。躲在角
落裏，周圍鬱熱，黑暗，給人一種深厚的屏障
般的安慰。隨後又平靜了，生命又落了空。

她只記得：天快平明的時候，才有人們的私
喝和馬的嘶啼，但在她聽來，却是異樣的陌生

和可怕。她晝夜不敢出來。村子裏倒沒有什麼
動靜。可是第三天夜裏又是爆炸和乒乓聲，人

聲嘈雜着，叫罵着，隨後一種聽了使人安定的
話語和哄笑又來了。她打開門，有許多兵士向

她討水吃，他們一看見她非常的驚訝，覺得竟
有這樣的人敢停留在村子裏。但她那胆怯而親

切的態度使他們不以為怪了。他們吃過水走開
，如同吃了自己媽媽勺來的一樣。不久，她又

閉起門，蜷伏在震撼得要塌下來的屋角里，
等待着第二段森冷的平靜。

這樣的反復着。

後來，村子裏天天有鎗聲，人語聲，巷子
裏時時有人在走動，挖掘。有一次她在窗洞裏

看見三個鬍鬚黑長的鬼東西，在鄰家的房脊上
伏着。其中的一個用望遠鏡隱望。她的心跳起

來。
人如同蝨居的昆虫，糊塗塗塗的，一塊乾
窩窩頭，一盤冷水，就可以活兩天；她就是這
樣生活着。

快到麥秋的天氣，天天吹着熱撲的季候風

，飄散着尸體的臭氣。潮溼虫從幽暗的屋角裏
爬出來。她怕被那些「吱吱哇哇」的怪物們發
現，把軟柴在炕沿下面舖成床。

我又一次地感到歡喜而又恐懼：
為一個年青的生命，
為她正度着這個日子——
生命的紀程碑的日子。

屬於她過去的路
照射幸福的陽光；
屬於她未來的路
還是一個不能揣測的謎。
她將

遍歷地歇下呢？
放膽地走去呢？

歲月是沙漠的旅途，
生命是沙漠的駱駝。
生命是永恆的，
旅途是有限的，
遠見的
將以永恆的生命，
征服有限的歲月。
在歲月漫漫的長途，
自有蜿蜒無盡的生命駱駝，
循着歷史的痕跡，
摸索茫茫的前路。——
前面的倒下後面的又走過了去。……
一個偉大的生命的紀程碑，
將是無數的生命的紀程碑。

一個蒸熱得喘不出氣來的晌午，比沒有戰爭還要安靜。門外面有一種向來不會聽見過的沉重的脚步聲停住了，似乎是在有什麼舉動。她從炕沿下面把頭舉起來，由窗洞裏看見一個猥猥似的毛鬍子的半截身子，正從院牆下伸出來。他說了幾句令人不懂的話。便接二連三的有十多個同樣的從牆頭上跳下來。

這些身上蒸發着煙草和胰子味的東西，帶着一股由刀槍上發出的冷颼的陰氣闖進房裏，怎樣進來的，她已經不能記憶了。接着在她耳朵裏聽到一些「的有」，「的有」的語聲，食饑的白牙齒由黑嘴唇裏露出來，三角八棱的腦袋擠擁在她面前。傳說中的狗熊爪般的手，把她捉住，她下體的衣被撕光了，……她無力地接受了中華民族後代子孫不敢體味的侮辱。

「老大娘，我們要報仇，要報仇。」
張連附揩着頭皮，憤然的結束了這段家常話。老媽媽哭得沈沈自己的雙手裏，弟兄們沒有人說一句話，也沒有人移動一下脚步！

敵人的炮火是「啾——啾啾」的，我們的炮火是「哄——哄——哄」的。上過火綫的士兵們對於那些聲音的辨別能力，正如同村野的孩子辨別村子裏各家狗的叫鳴。困頓在台兒莊的八連弟兄們，在六月八號的「拂曉」，朝陽的頭幾絲光綫地到廣漠的紫色的煙霧上的時候，新接崗弟兄們也在彼此這樣談說着。他們側

起耳朵，聽着發炮的部位和爆炸的方向。「是我們的。」他們自信着。順從着自己的願望說着。

在台兒莊的正北方和西北方，有兩處居然冒出火來。漸漸地，像五月裏的風暴，帶着火花的烏煙，把明綠色的天空隱蔽了。一陣子星火隨着煙霧衝上天去，衝上天去，寂滅了。雲煙凝着，慢慢的推開，鮮豔的火焰峯頭伸出來！映着崗位上的刺刀尖，牆角和隱蔽着的人的側影。

莊內的敵人仍舊安靜如死。但從他們的過分安靜，便看得出他們有着某種胆怯的原因。平明，張連副又野鴨的獵者一樣，沿着散兵線的工事躊躇着，他的鎮靜表示着他的得意和興奮。他對於前綫指揮部的負責和信任他們表示滿意。

在發現了那五十四歲的老太婆的第二個晚上，又被他設法送過牆去了。她所接受的任務是：受點罪，不要緊，藉機會設法偵察敵人的「糧台」和「司令部」。然後設法打敗敵人給她報仇。對於這兩個名詞，張連副費了比教新兵還大的力，才算使她明白了。

……
她藏藏躲躲地回到她的家裏，門戶洞開着。這個任務使她如同受了巫婆的神咒，她迷惘了。

一個黃昏，塵埃飛在落日的餘暉裏。三個鬼子進來。一個會說中國話的，臉上有些紫紅

現 代 文 藝 叢 刊

罪 雨田著 定價一元

作者自己說：「如果能從這裏面得到些什麼——那怕是一點點——我也要感謝你的好意和細心！」

改 進 出 版 社 發 行

在一串寂寞的歲月，
所鋪成的遙遠的旅程，
我恐懼地而又歡喜地
向一個年青的生命祝福：

今天，
在你豎起的自己的生命紀程碑前：
鄭重地宣誓你對生命的忠貞，
生命的熱愛，
……
不要憂慮呵！
陽光永遠照着堅決的人。
帶着你的歌，
你的希望，
歡喜地走去吧！
放膽地走去吧！

四一，九，十六，晨于石井坡

色疤痕的向她說。

「你跟我們——走，去，有福氣，有吃的……」

鬼子用手比畫着，作出往嘴裏送東西的樣子。但因為辭不達意停止了。其他的一個在欣賞着他們的變態的掠獲物而吃的笑。他們彼此看了一下。會心地一致同意了。第一個又向她說：

「進去——裏面……同我們……玩玩。」

他拍着她的肩頭，如同約一個老朋友去一同他打牌的那樣習慣。他們把她佈置在土炕上，離開手腳……

精神和肉體雙方的痛楚淹沒了她——她彷彿看見自己的兒女們在一旁背過臉去，她握緊了手，像要捏緊了「糧台」和「司令部」。

第二天，她被一輛褐色的卡車載到台兒莊北面五過路的小王村，同車的還有在附近村莊裏搜羅來的兩個十六七歲的姑娘和一個三十左右，呆得像一袋米的女人。

這地方她是熟悉的。汽車在她認得的一家有名的楊翰林家的門前停下了。她們被牽下來，送進門去。在裏面，她看見一些頭上頂着光滑的銅帽抱着槍，嘴上翹着疙疙瘩瘩的士兵，兩個站着，其他的隨便散立着。

她們被引到院子裏——是她從來不曾看到的一種情景呀：兩個禿頭的、胖豬一樣的人，

臉上和前額發着光，穿着黃綠色的軍服，像裝在蹲口罐子裏。他們坐在軟椅上，彼此在說笑。坐在右邊的一個，一隻肥腫的腳，橫擱在另一個膝蓋上，腳趾跳動着。左面的一個側坐着，硬着頸子點着頭，眼鏡的光閃爍着，手裏端着一個盛着黃色漿液的杯子。

看見她們進來，便轉過頭看她們。押送來的兵士馬上挺得像泥胎，行禮說話，對待她的那種隨便和貪婪完全沒有了。右面的那個似乎很不高興，似乎是怪他們辦事太慢，擺了一下頭便又向左面的肥頭說笑。回頭瞥了她們一眼又兇狠而蔑視地笑。左面的點着頭，那押送的士兵却始終挺直的站着，一動不動。終於，那右面的漢子，舉了一下那肥胖的手，示意給那押送兵。

她們又被裝上汽車，汽車轉了一個方向，在小王村的飯房門前停下了。許多鬼子兵，正在忙着搬東西，騾馬響着鼻兒，四處都散着糞草氣。

兩輛汽車停放在門口，原來的曠場上，洋麵袋像磚牆一樣的砌着，一直堆到房脊。四五個白毛老鼠般的鬼子叫罵着，把那一些口袋裝上一輛本地大車。車夫是本地人。他蹲在車腳下，像要找機會縮進地去。他剛要抽出煙管來裝煙，一個背了槍的鬼子低沉的向他吼叫，用腳踢他的後腦，他跳起來，抓住鞭子，把車趕動了。他的笨笨舉動惹得其他的人笑起來。一個管事的矮子向管車子的士兵高叫了一陣，押

送女人的兵士便向他致禮，他點了她們的數目，伸着四個指頭表示太少了，隨後低下頭。在旁的幾個便湊到車子前面來，手扶着卡車板，指手劃腳向她們挑逗，有一個伸手摸摸那個姑娘的頭，推推老媽媽的香背，其他的人拍着手掌吼叫起來。

又有蒙了油布的汽車開進來停下，又有人向那矮子敬禮。他伸出兩個指頭向士兵們叫着，鬼子們作着惡狗似的咆哮，似乎是不願接受。矮子沈下臉來，甩了一下手，他們靜下來。結果那個三十歲的女人和一個較小的姑娘被拉下車去。有四五個人往她們的車上送上一些大小不等的木箱和口袋。車開動了。她和剩下來的兩個姑娘彼此靠著。在薄暮中，她們被拖進黑暗的夜晚——被拖進不可預測的命運。

神差鬼使一樣，一天早晨，她又出現在張連副的房間裏了。

她竟因為是官兒莊附近所捕獲的四個女性之一，又被分派在運回台兒莊的軍用品裏。滿面而又皺紋層生的兩額上，有些因為興奮而泛出的紅潮，她變成小姑娘似的羞澀着，吞吃了張連副派人送給她的兩個饅頭，她訴說着她的功績。

「汽車呀，糧米呀，堆成山，……一直堆

到屋頂，四方八面都運着米麵，像官樣兒的人，隨處都碰得着……掛着賊亮的刀。」

張連副像聽着一個小孩講故事，懶散的眨着眼睛。

「小王村，是小王村，是不是？」他探詢着。

許多的弟兄們圍攏來，帶着嘲笑聽着，其中的一個却開自己的水瓶，不習慣地倒水，叫她喝。

一個誇大的報告由張連副的傳令兵送過運河來。擺在司令車上指揮部參謀處的桌子上。

「……據職運探悉，因守台兒莊敵之軍需品，悉由莊北五里之小王村運來，該處有運輸汽車數十輛，糧米子彈堆積如山，且其指揮部亦設於該村「楊翰林」院內，敵酋金井，即寓此地……如鈞部令炮兵營迅予猛烈破壞……則職運決能協同友連完成任務……」

在小王村的上空，星火隨着煙霧衝上天去，寂滅了。空中凝着雲煙。

八連的弟兄們居然從那些殘垣碎屋上爬進了四條巷道，趕築新的掩蔽了。

老媽媽帶來的消息是可貴的。可是吃了兩天飽飯的她，再也不願去冒第二次險了。張連副吩咐着，設法把她送過去，「有用的人，爲什麼不用呢？」這是他的最重要的理由。

她臨走的時候，終于忍不住抽抽搭搭的哭

起來，由于嘴臉的扭曲更顯得老了。連裏的弟兄們都爲她難過，一個二十二歲的弟兄湊過臉去安慰她：

「老大娘，老大娘，沒臉……」可是他的話只說了一半，臉又轉回來，像吃飯太急，噎着了一般。但，噎着她的，不是飲食，是眼淚，她不願在人前示弱。

他們永遠都記掛着她！

意料之外的大勝利震撼了世界聽聞，在全中國人心裏，人人都自信我們的民族是不可輕侮的！

用一半弟兄的生命把敵人清掃了的八連官兵，却不覺得傷心或是愉快，他們已兩夜一天不會睡眠或吃飯了。他們只覺得背後上來的友軍在用一種精神的壓力，推進他們，使他們簡直沒有回一下頭的工夫，他們拼過全台兒莊，他們再也忘不了那些碎磚破瓦的住所——尤其是他們不能忘記爲他們捨身立功的老媽媽。

「你們要去找找她的！」張連副常是敲着發響的肩，吩咐着。

可是她再也不見了。後來有人說在運河邊上看到一個，被無數蒼蠅吮着的老婦人的尸體。衣服被剝光了，瘦老的皮肉上被劃滿了侮辱的字眼，那是敵人給她的最後的挑逗。

據說：那的確是她。

鄉 思

葛 兮

甘美的甘美的故鄉的河水
 像十月的甘蔗一樣甘美
 明媚的明媚的故鄉的河水
 像村裏姑娘的碧眼一樣明媚

我要回到傍河的迷人的鄉村了
 日日飲甘美的故鄉的河水
 我將像河濱葱茂的高粱
 向香馥空氣中伸長年青的枝葉
 我將像河濱清新的樺林
 浸沐着朝陽的鮮紅。

麥酒般醉人的故鄉的河水呵
 像發亮的豬油般流淌
 潤養着廣袤的翠綠的田野
 培育得野火花般地開滿山谷
 雖然我是面黃肌瘦的貧農的兒子呵
 想起故鄉也有酒般的戀情。

在那燦爛的收穫季節
 河濱行駛着如流水般的大車

載着黃金的麥粒，芳香滿野
 「擦擦」的割麥聲溶混着愉悅的田歌
 雖然我是面黃肌瘦的貧農的兒子呵
 對這幸福的畫景
 也悽愴地神魂嚮往

甘美的甘美的故鄉的河水
 十年來，我顛沛在艱辛的路上
 担着沉重的生活担子
 棲宿在荒寒的茅店
 未曾飲過一滴你甘美的漿液了
 我的靈魂和身體多麼饑渴
 雖然我悽愴地知道
 這是貧農的兒子必然的命運呵

昨夜，我坐在冷月浸照的鐵蓬車上
 和寒顫的襤褸的難民一起
 聽他們哀憤地敘說：
 甘美的甘美故鄉的河水
 流攪着鄉人殷紅的血汁
 明媚的波上

飄流着被宰殺了的農人的屍體
 村莊成了劫後的廢墟
 田裏的雜草長得比高粱茂密
 村道上滾動着東洋兵的砲車
 村姑的貞潔的臥榻上，鼾睡着
 滿臉絡腮鬍鬚的淫亂的敵人

那些流離的鄉人泣訴
 針般刺傷我的心
 甘美的甘美的故鄉的河水
 我要歸來了
 甘願做一片河上迎戰風霜的白帆
 甘願做一枚水裏隱秘的魚雷
 甘願跟我們襁褓而頑強的兄弟們結伴
 潛伏進河濱的茂林裏
 應和着你們戰鬥的歌聲
 用我們魯鈍的武器同敵人戰爭
 日日飲甘美的甘美的河水
 雖然十年來我顛沛在艱辛的路上
 飽餐了人世的寒霜和疾苦
 而我的手鍛成了鏽銹的鐵絨
 心鍛鍊得如熔鐵般熱，純鋼般堅
 我就要歸來了，我就要歸來了
 甘美的甘美的故鄉的河水
 我坐在這寒村荒店的窗口
 好像隱隱地看見你銀亮的肢體
 在遠方那叢蕭索的樺林後面
 流來又流去，且還聽見你一嘩啦，嘩啦
 的水聲。

貢茗仙

廖伯坦

物價像長了八條腿似的飛奔，加薪、米貼……一切的一切都像拐了三個腳的烏龜在後面爬。

貢茗仙坐在辦公廳裏，耳邊整天的響着貨物的名稱，漲價的數字；哪一個科長囤了多少棉花，哪一個股長攪了幾十萬……小職員時不時的伸起腰來嘆氣，肚子里裝的稀飯簡直變得奇怪！

貢茗仙的官也不算小，××廳的一等科員，委任一級，以他的品學兼優，八個年頭的歷史，上上下下沒有不認得他，不敬重他的，幾乎成了廳里的萬寶全書。

依照他當初做大學生時候的願望，那他現在已經很可以滿足了：官做得不大不小，錢攢得不多不少，生活得不奢華也不寒酸。——拿人格和大家打一個賭，要是在平時，到了五十歲他一定可以有一幢小洋房子，每天儘管逗着小孩子玩，

一點事情也不必做。

戰爭可把他弄苦了，一切的計劃、願望、規律，什麼什麼的，整個兒給沖得五零四散，把他獨個兒拋進了無邊無際的大海。

戰前他的新額是一百八十元，現在是二百二十元；

戰前米是五元錢一石，現在是一百二十元一石；

戰前鹽是一元錢七斤，現在是四元錢一斤；

戰前他的家是八口人，現在也還是八口人！

貢茗仙借了兩個月的薪水，換掉一個五錢重的最後一個戒指，又把自己僅有的兩套西裝也賣了！

情願把廿年前在舊制中學時代操日本軍式操的制服翻了出來穿着，那是一種前面三個口袋，後面掛着兩把鐮刀似的式樣的衣服，的確是

不大好看，惹人注目，因此他晚上夢見一九四二年的新裝都改成了他這個樣子。

他向廳里請了一禮拜的假，湊上了一千一百六十七塊錢，親自上相隔三百里地的××去。——原因很簡單，他也得做一點生意！

在××，他第一次發現了世界上的貨物原來有這麼一些：食糧，五金，顏料，文具，皮革，烟草，紙張，香料……

買什麼呢？什麼東西的價錢都好，什麼東西都等着漲！可是一千塊錢呢？西裝料子可以買兩套，如果要買顏料呢，那就只能買四分之一的一瓶！

貢茗仙整整的在街上鑽了兩天，腳骨子彷彿都要跑折了，他獨自己想發財真是想發了瘋！他當初拚命罵奸商市儈的，自己竟扮起這個角色來了。

果真是奸商市儈也罷，這年頭誰能抓錢誰就被人敬重！可是他清楚他實在是那些商家弄着！

他們看不起他！他們不告訴他的真實價目！他們笑他是鄉巴老！他們對他這個擁有一千元巨金的顧客竟是滿不在乎！

他真氣，氣得很！他從來沒有受過人家這樣看他不起的侮辱！幹麼想發這幾個錢財呢！

奇怪，卅幾歲的人了，氣起來，還想哭！

最後，他咬了一咬牙齒，下了決心：

「管他呢！抗戰明天反正結束！囤着罷！」

他決定攬一千塊錢去買，什麼東西都買一點，

東西買好，一大串的問題在他腦筋里出現：貨物會不會跌價呢？路上會不會發生劫車，覆車，轟炸的慘劇呢？窮朋友聽見了是不是會來一打抽豐呢？貨物怎樣脫手呢？……

「唉！唉！爲人不自在！自在不爲人！」

☆ ☆ ☆
他在一種昏昏沉沉的狀態中，

車子又把他送到了隔別了六天的X，裝了一千塊錢貨物的手提箱。他很輕快的就提起來。

站上停滿了剛剛開到的運輸公司的貨車，堆得城牆一般高的貨物把路基都壓沉了。

一陣空虛和寂寞，偷偷的却走強有力的抓緊他。

「家」，還是那個老樣子，廳堂上塞滿了四家的傢俱，牲畜，人口；地下彷彿是泥塘，雞屎，荳芽，香煙尾巴……轉過抹角的擺着東西，可是就憑這樣的環境，兩間房子每個月可得卅塊錢的租金！

今天可奇怪得很，小孩子不唱歌了，女人也不咒罵了，只有老母雞的硬嘴巴啄在地下發着聲，時時的「劈拍」一下拉出一大堆稀屎。

去年做過六十九歲的父親，躺在屋角頭的竹睡椅上養神，隔不了五分鐘，便有氣沒力的將那搭拉着的眼皮睜開一下，露出那將盡的微光，歇斯里的那把乾癟的嘴巴歪一歪，嘆出一口氣來，彷彿在重複他那說過了無數遍的話：「這個世界會要絕滅的！」

五十八歲的母親靠門坐着，那昏朦的眼睛老是向前注視着什麼，可是到了她前面三尺的地方，她還沒有看見你。

「爸爸！媽媽！」

爸爸嗯了一聲，眼睛沒開一下，像吞咽着什麼似的想坐起來說幾句什麼。

他的母親馬上顛巍巍的站起來，打了幾個跟頭：「哎喲，若仙呀？」聲音簡直是在哭，「你來啦，菊貞在你去的第二天就肚子痛，痛得在地下滾，滾呀，就這麼滾啊，曉得什麼急症哩，你爹爹只好把他送進了醫院，說是什麼盲腸炎，天呀可憐小孩子沒有奶吃呀，剛剛才吃了一點薯粉哄得他睡着了，又怕那幾個大的吵，要鬧得帶他們頑去了！天呀，這幾年頭人病了不是要老命嗎！怎麼辦呢！」

貢若仙臉上立刻變得死白，站在那裏，兩腳搖搖幌幌的，一屁股找着一個矮凳子坐下了。腦筋里在上天下地左右前後的轉，心里却像有什麼東西在那裏重壓着絞着。兩個眼眶熱辣辣的，淚水怎麼想擱住也不可能地擱了下來。

雖然是初秋季節，一到了晚上可就夜涼如水，穿着夾衣都有一點打寒噤。

貢若仙仍舊穿着那廿年前的制服，只是把那個圓徽章除掉了，也仍是提着那個手提箱，挨着一家一家的洋雜貨店問：

「呢，呢，我有一點貨想脫給你們，不知你們要不要？」

「什麼貨呢？」

「手巾、洋襪子、牙膏、日用品之類！」

「啊！那我們多得很！」

第一家，第二家，第三家，全都是這樣回答。

「呢，呢，我有一點東西比市價便宜八折，要不要呢？」

「對折！」

「六折！」

「六五折！」

貢若仙等着錢付醫院里的賬，等着買奶粉給小孩子吃，賣吧！結算一下，這一次的一千元的生意倒賠了四百多！

「啣——啣——」

一輛簇新的一九四一年的轎車輕飄飄的彷彿不會着地似的飛了過去，裏面坐着一個盛裝華服的女人抱着一條哈叭狗兒。

X市第一家酒館的玻璃門呀然地開了，撲鼻的酒肉香味，叫人們嚥了一口痰，幾個穿着各種不同式樣的華貴衣服的人邊走邊放聲的笑：

「這日子過得真痛快，痛快！」

拿着幾百塊法幣的貢若仙，好像捧不住那重量似地幾乎倒栽葱般摔下去，用力攔住那發黑冒花的眼睛，他想不定是應該先回家或者先到醫院。

法國革命史話

沈鍊之著 定價一元六角

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在世界史上佔着劃時代的地位。它不但引起重要的政治影響，且產生巨大的社會和經濟的改革，在全世界播下了一切新思潮的種子。沈先生以簡潔、淺鮮、文藝性的筆調，敘述這轟動的時而影響萬世的大運動，使有志學習社會、政治和歷史的青年朋友得到一本最良好的課外讀物，也是中等教師最適宜的補充教材。

改進出版社發行

兩路口

靳以

有人泣於歧路，
因為等了兩個星期，
他還不能離開首都！

當着整個的城還在沉睡的時候，當着那兩層城門還緊閉着的時候；（我想我還是說得坦白些吧，那就是當着一根麻繩還橫在馬路中間的時候，）從上城和下城來的人，早已在那兩路口的車站裏聚集着了。這邊是一排，不錯；那邊又是一排，也不錯；因為有的是無事忙的老百姓，有的是忙中閒的公務員。他們都各自安分地站在兩條木欄之間，恰像兩條扭曲的長蛇，有時還做着輕微的蠢動，迎在他們前面的却是那緊閉着的無情的窗口，那沒有絲毫移動的模樣，看過來，好像連那扇門還鎖着哩！鎖在木椅上的，坐在自己的行李上的，露在牆角的，……那好像是另外一批人。下了幾大的雨，已經使室內的地上積着水了；這時又從屋頂漏下來，人們就躲躲閃閃的，可不是上邊就該是下邊總得弄個溼淋淋的，那些露着的，縮着的，坐着的，不時地嘆一口氣。

「唉，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走成功？」
「也許可以吧，雨不大，——」

「不大，不大纔怪，你聽——」
「聽什麼呢？人的嘈聲早已蓋住一切了。」
「我反正不管，我就睡到開車的那天！」
「還是那個躺在椅子上的說，可是那邊坐在行李上的原來是兩個長長縮縮的女學生。她們小聲地向自己說：」
「這可怎麼辦？過去五天了，只有三個星期的寒假！」
「真要是等到一個星期就不用回去了。」
「不回去，我媽要說我的！」
「這倒不是你媽的事，這是老天爺的事。」
「我從來也沒有聽說過，下雨也不開車，又不是什麼大雨，把道路沖壞，把橋樑沖斷，左不過是冬天的滴滴答答的雨，又有什麼關係？」

這是另外一個男人的議論，他有一肚子理由，也有一肚子氣，只有他的錢袋是快要空了。
「老兄，你知道，我們是要坐敞篷卡車，下雨喫不住的。」
「這樣等下去，我也喫不住呵！」
「唉，誰喫得住呢！」
這不知是誰那裏低聲地說着，這時候那個

「這是什麼話，化錢還得受罪！那些不化錢的倒逍遙自在，天天小汽車跑來跑去——」
「別個是公事嘛！」
「什麼公事？公事不公事？把卡車裝一下有什麼困難？化得了多少錢？這可好，把我們等得山窮水盡，你們還有良心麼？」
「這是什麼話，不識好歹，狗咬呂洞賓。」

「誰是狗？誰是狗？」
坐着的臉着的都站起來了。幾隻狗一樣地響着他們的話語，鼓着難以發洩的怒氣，就緊緊地圍攏那個斜着眼睛望天的站員。那個站員不知怎麼一高興，低下頭來，狠狠地吐一口口水，從鼻子裏還哼了一聲。
「好，你在罵人呵！」

不知道誰的這句話還沒有說完，飛來的一口痰止在那個站員的鼻子上。他像激怒了的——尾蛇一般，正揚起頭來找尋對手，也還敬他一口痰的時候，不提防四面八方的口水都來了。

這錢平穩的站員，大聲地叫着：

「今天到××的車子不得開了，請諸位乘客明天清早再來買票。」

「爲什麼，爲什麼……」

「因爲雨天，還是不便開行，那是我們站長的一番好意，怕諸位客人淋了冬雨要生病的。」

「那爲什麼不開有蓋的客車？」

「這是非常時期，有車子坐該就真是好的了。」

「這是什麼話，化錢還得受罪！那些不化錢的倒逍遙自在，天天小汽車跑來跑去——」

「別個是公事嘛！」

「什麼公事？公事不公事？把卡車裝一下有什麼困難？化得了多少錢？這可好，把我們等得山窮水盡，你們還有良心麼？」

「這是什麼話，不識好歹，狗咬呂洞賓。」

「誰是狗？誰是狗？」

坐着的臉着的都站起來了。幾隻狗一樣地響着他們的話語，鼓着難以發洩的怒氣，就緊緊地圍攏那個斜着眼睛望天的站員。那個站員不知怎麼一高興，低下頭來，狠狠地吐一口口水，從鼻子裏還哼了一聲。

「好，你在罵人呵！」

不知道誰的這句話還沒有說完，飛來的一口痰止在那個站員的鼻子上。他像激怒了的——尾蛇一般，正揚起頭來找尋對手，也還敬他一口痰的時候，不提防四面八方的口水都來了。

，人們的圈子自然迷了些，集中地吐過去，他也毫不示弱地向四面八方吐過去；可是不久他的口水就乾了，只有俟的份了。他先還呆呆地站在那裏躲閃着，有時用手臂護着臉，過一下纔覺悟了，迅速地衝出去，跑到憲兵的跟前哭喪着臉，那位憲兵正在忙着撕報紙，那是他纔打走了那個賣報的孩子遺留下來的不准發賣的日報，為完成他的工作，他把它撕得粉碎。等他撕完了的時候，纔揚起臉，這纔看見那個制服上，手上，臉上全垂掛着淚的人。

「同志，同志，你看，你看，……」

那個憲兵愕然地看了一眼，因為看到掛在眼上那一口，他不得不努力忍住笑，還沒有等他開口，那個站員就氣急敗壞地說着：

「都是他們，都是他們……」

他的手朝裏面一指，可是被指的「他們」已經沒有一個人了，在那邊的兩條長蛇；一條已經從那個窗口取得恩票，漸漸短下去；另外一條也因為希望的閃爍，把行列自己整齊一下，有條不紊地站在那裏。在一番搜索之下，他纔看到椅子上還躺着一個，他就像長了翅膀般的地撲過去；

「就是他，就是他，……」

「我什麼？呵，我什麼？」

那個躺着的被裏伸出他的腦袋來，一點也不示弱地回答着。

「他吐口水的，他……」

他的眼睛斜望着憲兵，希望他能主持正義，把那個躺着的拖走。

「我吐你的？我一個人要是那有那麼多的口水反倒好了。」

那個人說完又把頭一縮，鑽到被裏去了，他正要去抓，憲兵卻做起和事老來，攔住他。

「算了吧，同志，與其這樣爭，還不如快點去洗洗，再說吐口水也算不得什麼罪，我在別的地方服務的時候，也沒有看見過用口水打架的，大家又不是小孩子，——」

那個站員正要悻悻地有所爭辯，那邊忽然大聲嚷起來了：

「憲兵同志，憲兵同志，請你過來一下，……」

剩下的那條一字長蛇陣的人羣都那麼大聲地嚷着，他們都指着那個緊閉着的無情的窗口，原來還掛着一塊木牌，上面有八個大字：「汽油缺乏，客車停開。」

「憲兵同志，你知道我們都是抓着火雞尾巴來的。」

「憑什麼，特約車開得出，怎麼客車開不出？」

有人捶着那扇小窗門，它不動地擋在那裏，憲兵過來說：

「同志，你捶掉了門，也沒有用，他說開不出，售票員就不會還在裏邊——」

「那不可行，我有要緊事，請你去交涉一下好麼？」

「我的責任只是維持秩序的，我看諸位還是明天早晨再來吧？」

「明天？我已經連跑了三天也沒有走成，誰叫我上了把年紀，要不然哪個要坐這龜兒車！」

一個長了白鬍子的老年人，簡直是這樣喘着，他的身材短小，在說話的時候不斷地顫着腳尖挺着身子。

「我還是勸各位平氣散開吧，吵也是無益，要我去也無從交涉，沒有汽油當然開不出。」

「沒有汽油，滿馬路的汽車，難道那是神力開動的？就說方纔那機關特約的車不是照樣開出去？」

「那都是公事總得維持的。」

「什麼公事，」一個人悄悄地說，「那是鳥事！」

正在這時候屋頂上的一塊灰泥片忽的一聲落下來了，正落在那個憲兵的面前，把他吓了一跳，他趕忙一跳，却跳到水窪裏去了，他的皮鞋濕透了，還潑了別人許多泥水。

「真險，真險，……」

那個憲兵叫差。

「真倒霉，真倒霉！……」

別人這樣說着，有的就起始散去了，有人兀自倔強地站在那裏等待，有的又是存着憐憐的心幻想着一部奇蹟般的車。

雨更大了，由屋頂不斷地漏下來，地上也不洩地積着，等待的人先是坐到欄杆去，伴了

些時候那裏很冷清的車站，但也無極地走了，他們低着頭走着，沒有一句咒罵，因為是連一個聽得到的人都沒有了。

天已經大亮了，烏雲使天色顯得暗沉，泥漿被雨點激起來；可是一輛汽車却使它飛揚四散；那裏面是個塗白抹紅的女人，和一隻潔白的獅子狗。

四一年十二月一日

母親

雨田

我的媽媽很愛我，可是我沒有愛過她；小時候，我老覺得別人的媽媽比我的親愛得多，慈和得多，一邊羨慕着別人，一邊偷偷地躲在自己的小房間裏憂傷。漸漸長大起來，懂得比較多了，才覺悟到我的媽媽並沒有和別人的兩樣，而且覺得是屬於最細心的，愛得最熱烈的，可是已經太遲，媽媽不等我給還她一點愛，她却死去了。這自然是很悲痛的事，對於一個朋友，如果覺得自己負於他，尙且免不了歉仄，對於自己的母親，尤其是一個無法補救的缺陷。母親病死的時候，恰恰我也在學校裏病着，哥哥怕我聽了徒然悲痛，沒有告訴我；我連母親病都不知道，三星期後忽然接到了死訊，添上感情上的缺負，使我在最初的一年間，幾乎日夜想着、夢着，悲痛着母親。可是漸漸地，當兒時的景象一幕幕重現在腦際，或者回映到夢境中時，我又覺得母親對我太嚴肅，使我的童年生活過得很黯淡。於是我把母親推遠了一點，不再抱歉和那麼悲痛了；祇感到一種缺陷。

爲什麼我對母親會有那複雜的情感？

我的母親和多數能耐的賢妻良母一般，能够很有條理地料理家務；對於孩子們，照顧了德的穿的還時刻不忘記督促功課。母親對父親不適應而煩躁的時候，她能百般地依順。她雖然沒有受過學校教育，連字也認得不多，可是里里外外的事情懂得很多；不但代替着父親時刻督促我們功課，還幫助父親應付朋友和外面的事情。記得在到外面進中學之前，偶然父親從交通還很不便的數百里外得暇回來，常常聽見他們徹夜很高興地談着話。有時父親講着外面有趣的事情，有時不贊同似地談着同事們隨便便的行動，有時很嚴肅地談着工作的情形和將來的計劃。母親也時時報告一些親朋間的事情，或者對父親的計劃夾入一點意見。夜深了，父親爲了利大便，有時要吃一個香蕉或者請母親削一個梨子。母親是最喜歡吃水菓的，可是與上海祇隔四小時汽車路的故鄉，在二三十年以前，交通還很不便，水菓是不易得到的。母親熟練地削白了梨，一片片切在白磁盤里送給父親，左手手裏下一個五角形或者六角形

的梨心，輕步到我們睡的外房來。這時如果妹妹醒着，一定會叫着把梨心要了去，我祇好一聲不響地認輸；否則我便望着帳子外面的雪白梨心，故意翻一個身，於是母親便從帳縫里把梨心塞了進來。常常是，父親躺在窗前桌邊的籐椅上，悠然地享受梨片，母親反倚在桌前，默默地守着我們吃完了，再起身來從帳縫里接我們的嘴得真真祇願一個心的梨心，同時把揩手的毛巾遞給父親。

這樣的家庭生活，應該是很溫暖的；可是爲數十年的守寡生活磨成古怪陰鬱到極點的叔祖母，却比一般凶惡的婆婆更不容情地折磨着我的母親，母親是很豪爽的，沒有小城市里一般太太們趨財奉勢的短處；在親戚中間她也往往不顧忌別人會怪她多管閑事，祇要她看到有什麼不公平的事情，便會很不客氣地責難那些欺凌人的傢伙。初初接觸的人，她總是以善意相待的。別人給她三分善意，她會用六分的情意來報答；對不起她了呢，她也會加倍地生氣。我們的祖母死得很早，父親是他的舅舅撫育大的。叔祖母是父親兼祧的嗣母，供養她完全是一種道義上的責任。母親對待她比對待自己豐厚得多，可是這位老太太總覺得別人在奚落她。吃飽飯沒有事做，一天到晚在肚子里製造挖苦別人刺戟別人的話。別人隨便說的一句話或者一個舉動，都會惹起她一大篇連做夢都想不到的傷人刺人的回答。她不喜歡看到父親和母親感情融洽的樣子，也不愛聽父親獎勵我們

的孤兒，傍晚時分，常有這些可憐人哀號着從我們門口走過，挨戶要一個小錢。

回想起來，母親那時候一定是很有生氣和着急的，不過在教師們面前，什麼都忍耐住了，於是又心疼，又着急，又生氣學校的疏忽，許多不愉快的情感都擠在一句話里向我迸發出來了。

可是五歲的孩子，怎麼理解得到這種複雜的心境。我沒有哭，心里却比哭還要苦，母親不加一句說明，把我送進蒙上黑紗的黑沉沉的臥房，吃飯的時候也不讓我出來，叫我一個人在里面吃。有一次傭人捉到一隻松鼠，哥哥姊妹們在外面玩得怪熱鬧的，我想出去看，母親不準。後來傭人把松鼠籠提了進來，還帶來一副母親剛用黑紗縫成的眼鏡。我戴上黑紗的眼鏡，用一隻右眼看松鼠。松鼠怪靈活地在籠子里跳來跑去，最好玩的是牠的一根倒豎的大尾巴和亮得滴溜溜的眼睛，一下子籠子又提回去了，因為哥哥和妹妹還要看。我一天到晚冷凄凄地守在黯黑得誰也不願就在里面的臥房里，一邊想着松鼠的一對眼睛，一邊想着母親說的話，要把我送進孤老院的話，常常偷偷地流眼淚。

左眼睜睜不開，看不見東西，可是它比右眼還會流淚。叔祖母又編編生成一副殘忍脾氣，每當母親接待客人或者有事出門去了，她總要進來看着我，摸摸我的臉，怪親熱似地，並且告訴我，母親在和人商量送我進孤老院的事。於是我急到眼淚都不敢流了，一顆小小的心祇是

拍拍地跳。

「瞎了一個眼睛母親就不要我了嗎？孤老院裏都是瘋子，以後我也要每天號號叫叫地在街上要飯了！」

長大以後回想起來，自然會好笑自己怎麼會傻到這步田地；母親不是非常細心地在看我，希望我的眼睛快快好起來嗎？可是當時，既不敢問媽媽是不是真的要送，也不敢要求媽媽別送，甚至連哭都不敢。

擔心着，擔心着，約摸挨過了一個月的這般可憐的日子。那是一個仲夏的晚傍，母親到舅母家去了，叔祖母躡手躡足走到我房裏來。她又輕輕地告訴我，母親已經和舅母商量好了，明天真的要把我送到孤老院去了，我着急得呆望着窗幔出神，連叔祖母什麼時候出去的都不知道。黑紗的窗幔有一些白色的小花紋，我平時一樣，數着那些小花，橫的多少個，直的多少個……忽然，我覺察左眼已經張開了！這該是多麼喜歡的事！要是別的孩子，聽見母親回來了，一定會叫着跳過去請她看，讓她喜歡，可是我不！我拿小鏡子照一照，的確已經張開了，祇是因為閉得太久，比右眼小了一點。

我放了心，大概不會被送去了；於是我默默地等着母親回來，心却跳得比叔祖母嚇唬我時還要厲害。

終於，母親進來了。我依然懷着幾分憂懼，告訴她眼睛好了，同時向她仰着臉，讓她看我，並且等她的回答。那天也許她剛受過叔祖母的氣，是到舅母家閑散去的，回來的時候，嘴巴拱得緊緊的，依然在生氣的樣子。她按住的額頭望了望，一聲不響地走開了。

「母親是這樣不喜歡我的嗎？書上說母親是多麼愛孩子的，慈母嚴父，我的母親却比父親還要嚴！」

母親的事好像永遠是做不完的，夏天熱得汗直流的時候，她還要湊白天光綫好，替我們縫黑布的鞋面或深色的衣服；偏偏她又是最怕熱的，手裏縫着東西的時候，希望有一個人替她打扇。傭人們的動作很粗，她不喜歡，妹妹又不大聽話，替她打扇的常常是我。暑假裏的玩意兒非常多，河邊去釣魚，團里捉知了，海邊去檢美麗的貝殼和石子，或者在家玩各種棋子；我却祇能小丫頭似地馴馴順順搖着芭蕉扇！母親也許是喜歡我這聽話的樣子的，可是她絕不表示嘉許的神色；我呢，祇是滿肚子的委屈，為什麼哥哥妹妹可以玩，我却被拖住在這里做苦工！母親滿臉都是汗珠，時刻不願損傷身體，起身去汲冷得徹骨的井水洗臉。她這樣替我們縫衣趕鞋，我却一點也沒有感恩她；甚至深夜里一覺醒來，聽見她還在隔壁呼呼地抽着茶鞋底的線，也不會動一下心。我對於母親除了畏懼以外，沒有一星半點感恩和親愛的情感。偶然，她也帶着我們種種花，飼飼小雞，做些比較有趣的事情，夏天在院子裏納涼，有時她也教我們這是老入星，那是織女星，顯得一般的媽媽同樣的慈愛，不，比一般的媽媽更

學業的話。她還得逆來順受，聽憑父親發盡脾氣，加倍小心地侍候他，料理他生活上的一切。能夠洩洩怨憤的，祇是我們兄妹二人。祇要一點不隨順她，便會罵和打。哥哥小時候喜歡玩蟋蟀，常常不管新鞋子或新衣服，祇要聽見哪裏有響亮的叫聲，任你是荊刺叢也好，亂磚堆也好，他便會熱心地去翻搗。母親一見他偷偷地抱着前蟋蟀的傢伙進來的背影，便會把他呼喝到身邊，把瓦罐摔破或者把哥哥辛苦大半天製成的竹管劈掉。如果發見他衣服弄髒了或者鞋踢破了，還要打他，罰他下跪。有一次不知爲了什麼過錯，晚上把他關在門外荒地裏；連孤癖的，從不疼我們的叔祖母都着急了，叫人去通知舅母來勸解，好久好久才把哥哥放進門。對妹妹雖然沒有像哥哥這樣近乎殘忍的責罰，可是一逗母親生氣，也常常遭到痛打。我小時候比較聽話，所以受的責罰最少，可也是最苦的一個。因爲哥哥和妹妹比較胆大，他們對於母親的罵似乎很不在意，在沒有到打的地步，他們常常恣意地玩或者向母親要求什麼。打的時候，自然是吃苦；可是打過了，便沒有事了。我比較不同一點，我很怕母親罵我，如果罵的時候旁邊還有別人，事後我一定要躲在房間裏好半天才好意思出去見人。妹妹比較小，哥哥又常常野在外面，稍微大一點又到外縣進中學去了；母親有事總是差遣我的時候多。放學以後在門口玩玩，十次總是七八次被母親叫喚回去，不是吩咐做什麼事，便是逼我記日記或寫

字。稍微慢一點，便會挨罵。挨罵是難爲情的事，因此，每次在門外玩，總要提心吊胆怕母親喚我；心里怕得太切了，明明沒有聲音也彷彿母親在叫喚我，常常玩到半截不得不回去看。一看，或者沒有盡興就不玩了，母親覺得我比較聽話，也不大要吃的東西，因此對我也少打少罵。親戚們也都稱贊我懂事。誰知道小小的心靈里却埋藏着超年齡的憂鬱痛苦的種子。不到十歲，便常常想到人生的問題：我覺得活得沒有趣味。每當母親受盡怨苦向親戚們說：「要不是爲了這三個小鬼，我早已不想做人了。」的時候，我不相信母親的情願活受罪完全是爲了愛我們孩子；我祇見母親對我們太不慈愛了；別人的母親叫喚孩子，用的是比較乳名更親暱的稱呼；我們的母親，開口閉口總是小鬼，連心平氣和的乳名不大上口。別人的母親常常摟着孩子親吻，媽媽却連把我拉到膝前去親熱一下的事都未曾有過。

五歲的時候，一天在學校被同學用小刀柄猛撞了一下，左眼受了傷。校長先生着急得很，立刻叫理髮匠來，外科醫生啦很多人來翻眼，結果非但沒有治好，反而連睡都睡不開了。他們戰戰兢兢把我抱回家去時，出於意外地，母親並沒有埋怨學校一句話，不但這樣，先生們走了以後，還還罵我：

「腦子有什麼用？祇好進孤老院去！」
孤老院是乞丐住的地方，收容的是一些年老沒有依靠的老太婆、瞎眼的女人和無人撫育

興，她還得逆來順受，聽憑父親發盡脾氣，加倍小心地侍候他，料理他生活上的一切。能夠洩洩怨憤的，祇是我們兄妹二人。祇要一點不隨順她，便會罵和打。哥哥小時候喜歡玩蟋蟀，常常不管新鞋子或新衣服，祇要聽見哪裏有響亮的叫聲，任你是荊刺叢也好，亂磚堆也好，他便會熱心地去翻搗。母親一見他偷偷地抱着前蟋蟀的傢伙進來的背影，便會把他呼喝到身邊，把瓦罐摔破或者把哥哥辛苦大半天製成的竹管劈掉。如果發見他衣服弄髒了或者鞋踢破了，還要打他，罰他下跪。有一次不知爲了什麼過錯，晚上把他關在門外荒地裏；連孤癖的，從不疼我們的叔祖母都着急了，叫人去通知舅母來勸解，好久好久才把哥哥放進門。對妹妹雖然沒有像哥哥這樣近乎殘忍的責罰，可是一逗母親生氣，也常常遭到痛打。我小時候比較聽話，所以受的責罰最少，可也是最苦的一個。因爲哥哥和妹妹比較胆大，他們對於母親的罵似乎很不在意，在沒有到打的地步，他們常常恣意地玩或者向母親要求什麼。打的時候，自然是吃苦；可是打過了，便沒有事了。我比較不同一點，我很怕母親罵我，如果罵的時候旁邊還有別人，事後我一定要躲在房間裏好半天才好意思出去見人。妹妹比較小，哥哥又常常野在外面，稍微大一點又到外縣進中學去了；母親有事總是差遣我的時候多。放學以後在門口玩玩，十次總是七八次被母親叫喚回去，不是吩咐做什麼事，便是逼我記日記或寫

字。稍微慢一點，便會挨罵。挨罵是難爲情的事，因此，每次在門外玩，總要提心吊胆怕母親喚我；心里怕得太切了，明明沒有聲音也彷彿母親在叫喚我，常常玩到半截不得不回去看。一看，或者沒有盡興就不玩了，母親覺得我比較聽話，也不大要吃的東西，因此對我也少打少罵。親戚們也都稱贊我懂事。誰知道小小的心靈里却埋藏着超年齡的憂鬱痛苦的種子。不到十歲，便常常想到人生的問題：我覺得活得沒有趣味。每當母親受盡怨苦向親戚們說：「要不是爲了這三個小鬼，我早已不想做人了。」的時候，我不相信母親的情願活受罪完全是爲了愛我們孩子；我祇見母親對我們太不慈愛了；別人的母親叫喚孩子，用的是比較乳名更親暱的稱呼；我們的母親，開口閉口總是小鬼，連心平氣和的乳名不大上口。別人的母親常常摟着孩子親吻，媽媽却連把我拉到膝前去親熱一下的事都未曾有過。

五歲的時候，一天在學校被同學用小刀柄猛撞了一下，左眼受了傷。校長先生着急得很，立刻叫理髮匠來，外科醫生啦很多人來翻眼，結果非但沒有治好，反而連睡都睡不開了。他們戰戰兢兢把我抱回家去時，出於意外地，母親並沒有埋怨學校一句話，不但這樣，先生們走了以後，還還罵我：

「腦子有什麼用？祇好進孤老院去！」
孤老院是乞丐住的地方，收容的是一些年老沒有依靠的老太婆、瞎眼的女人和無人撫育

興，她還得逆來順受，聽憑父親發盡脾氣，加倍小心地侍候他，料理他生活上的一切。能夠洩洩怨憤的，祇是我們兄妹二人。祇要一點不隨順她，便會罵和打。哥哥小時候喜歡玩蟋蟀，常常不管新鞋子或新衣服，祇要聽見哪裏有響亮的叫聲，任你是荊刺叢也好，亂磚堆也好，他便會熱心地去翻搗。母親一見他偷偷地抱着前蟋蟀的傢伙進來的背影，便會把他呼喝到身邊，把瓦罐摔破或者把哥哥辛苦大半天製成的竹管劈掉。如果發見他衣服弄髒了或者鞋踢破了，還要打他，罰他下跪。有一次不知爲了什麼過錯，晚上把他關在門外荒地裏；連孤癖的，從不疼我們的叔祖母都着急了，叫人去通知舅母來勸解，好久好久才把哥哥放進門。對妹妹雖然沒有像哥哥這樣近乎殘忍的責罰，可是一逗母親生氣，也常常遭到痛打。我小時候比較聽話，所以受的責罰最少，可也是最苦的一個。因爲哥哥和妹妹比較胆大，他們對於母親的罵似乎很不在意，在沒有到打的地步，他們常常恣意地玩或者向母親要求什麼。打的時候，自然是吃苦；可是打過了，便沒有事了。我比較不同一點，我很怕母親罵我，如果罵的時候旁邊還有別人，事後我一定要躲在房間裏好半天才好意思出去見人。妹妹比較小，哥哥又常常野在外面，稍微大一點又到外縣進中學去了；母親有事總是差遣我的時候多。放學以後在門口玩玩，十次總是七八次被母親叫喚回去，不是吩咐做什麼事，便是逼我記日記或寫

字。稍微慢一點，便會挨罵。挨罵是難爲情的事，因此，每次在門外玩，總要提心吊胆怕母親喚我；心里怕得太切了，明明沒有聲音也彷彿母親在叫喚我，常常玩到半截不得不回去看。一看，或者沒有盡興就不玩了，母親覺得我比較聽話，也不大要吃的東西，因此對我也少打少罵。親戚們也都稱贊我懂事。誰知道小小的心靈里却埋藏着超年齡的憂鬱痛苦的種子。不到十歲，便常常想到人生的問題：我覺得活得沒有趣味。每當母親受盡怨苦向親戚們說：「要不是爲了這三個小鬼，我早已不想做人了。」的時候，我不相信母親的情願活受罪完全是爲了愛我們孩子；我祇見母親對我們太不慈愛了；別人的母親叫喚孩子，用的是比較乳名更親暱的稱呼；我們的母親，開口閉口總是小鬼，連心平氣和的乳名不大上口。別人的母親常常摟着孩子親吻，媽媽却連把我拉到膝前去親熱一下的事都未曾有過。

五歲的時候，一天在學校被同學用小刀柄猛撞了一下，左眼受了傷。校長先生着急得很，立刻叫理髮匠來，外科醫生啦很多人來翻眼，結果非但沒有治好，反而連睡都睡不開了。他們戰戰兢兢把我抱回家去時，出於意外地，母親並沒有埋怨學校一句話，不但這樣，先生們走了以後，還還罵我：

「腦子有什麼用？祇好進孤老院去！」
孤老院是乞丐住的地方，收容的是一些年老沒有依靠的老太婆、瞎眼的女人和無人撫育

柔和；可是那是太稀有的事了；因為太稀罕，所以她的柔和反而成了性格上的例外，它在我童稚的心上引起的親切溫暖的感覺也成了暫時的，沒有停留多久，便被接着來的責斥趕跑。當母親同人表示沒有自殺完全是爲了我們，我也沒有起一點反應。我想不到如果沒有母親，夏天也許不會有人很週到地調製消暑的飲料給我們喝，冬天的綿衣也許不能那麼輕軟暖和，半夜里也不會有人替我們燙蚊子或者蓋被服；我祇覺得有母親在，便有一萬個不自由，當我還不想戴帽子或穿棉鞋的時候，她一定要我戴帽子穿棉鞋；衣服流行穿短袖的時候，媽媽却硬要我穿着長袖垂到手背的棉衣，爲了怕我生凍瘡。我的帽子往往走出家門不遠就脫下，因此回家時常遺忘在學校里；找得回來祇挨一頓罵，失掉了至少得挨一頓罵。

我沒有想到要我們那麼穿衣戴帽，爲的是她特別疼我們；我祇覺得母親古怪，不替我們想想那樣的穿戴將遭同學多少笑話；罵了打了以後，自然是更其不高興她。稍稍大一點，母親不再打我們了，但責罵依然是常有的事。胆量跟着年紀大起來，母親罵我的時候，我便生氣走開，悶在小房間里半天不出來。母親原來是孩子的百科全書，也是孩子最大的安慰者，無論有什麼不懂的，孩子都要先問一問母親；在別的地方受了委屈，孩子們也往往向母親控訴，得到母親幾句安慰或者代打幾下不平，小小心靈便能恢復原有的活潑。我却什麼也不告訴母親；我不懂她，她也不懂得我。因爲她對我固執，我也越來越對她固執起來。自己有什麼主意不告訴母親，母親說的話也一概不聽。自己傷心竟沒有一個慈愛的母親，母親也氣憤着女兒的不順隨她。等到我了解母親的感情時候，我已經倔強地離開了她。母親原是愛我的，我在艱苦中常常對自己說要好好做一個人，免得使她失望。她呢，自從失掉我以後

也時刻想念我，不知不覺中常顯露出在等我回去，可是她依然有些固執，從不明說；因此，同樣有些執拗脾氣的我，也不肯向母親示弱，甯願沒有吃飯，飄雪的日子還在外邊彷彿踽踽，而不向母親告一個饒。在她最後的一息，除了一生怨苦之外，應該還懷着對女兒的失望和傷心！

現在，我早已到達了自立的年齡，母愛在我已非不可少的養分。而且年頭是這樣的艱苦；早年得到安息，在老太太們反而是幸運。隨着幾月的流逝，我的悲痛已經沖淡，缺陷也好似一個沙灘上的波痕，被許多新來的浪潮所淹蓋；不過何處沒有孩子，何處沒有母親，我依然常常想到；如果我能回復到三十年以前，童年，一定能滿足於母親的剛性而熱烈的情愛，以她的情愛來培養我能有的一切美點，而今却祇願得惋惜和愚蠢！

一九四一，一二，一八。

新 鄉 帆 姚 奔 主 編

黎明的林子

介 紹 書

詩 聖 地 社 叢 刊

這是一種叢刊型的詩刊，每月出版一冊，創作譯品兼收，是

一羣年青而熱情的詩作者苦幹的成績，創刊以來，頗博得好

評。定價六角。欲購請逕函四川北碚黃桶樹郵箱二號。

幽靈 潘凌

我的居處四圍都是山，裝飾得
我生活，天地十分狹隘。環繞着四
周的嶺嶂，滿佈松樹針葉所織成的
天幕。一泓小山泉，帶着疲憊的心
情流瀉着幽輝。懸岩的樹上棲息着
翹翹的很煩悶的老鷹，唯自它，仰
視無限遼闊的天空，有時矚矚的高
叫起來。

夜像是一隻老人顫悸的手撫摩
着每一個山巒。又像是天空巨大的
鷹隼張開了黑褐色的翅膀，小原野
被寂寥籠罩着，像一片澄靜的湖面
，柔波與絮語飄蕩在每一個角落。
我燃上燭台上的小紅燭，這可
憐的光輝反映出室內一切模糊的面
龐。我的影子踽踽在牆上跟寂寞灑
落在沉默塔尖一角的陰冷。這時我
正研着墨，濯蘸着筆，準備寫下我
的行狀，門外隱約腳步，有人走了
過來，接着是匍匐的聲響。
進來的是主人的使者。他手裏
擎着四個紅帖子，堆着很勉強的微
笑在嘴角邊。

這帖子，準備請客人。
這工作在我一點也不奇怪，我
安排自己在这瘦瘠的地方，心緒原
不該驚逸高飄，最終也許成個乾涸
水池。可是當我蘸好了墨，鋪平了
紙，準備着揮筆的時候，站立在
身旁的使者突然告訴我，這回請的
客人不是主人的知交，而是一批幽
靈。

「爲什麼？」
「因爲莊客們動蕩了！主人說
，這些浮蕩的莊稼人近來太輕蔑他
們的本份。爬過那天日嶺，看到了
東村安置了一架絞米動力機，回來
時即不願照常賣力的舂米。整天成
羣結隊地談笑着，不做事。」
「請了幽靈可以？」
「是的。過去的日子都這麼過
着。纏綿這些人唯有這批幽靈，可
以使他他們想起了祖先們怎樣過着
神祕而又實力的生活，使他們循着
幾十年代來祖先們所築成的石階繼
續的築上去，直到接近青天；天上
自然有那清芬的美酒在等待着他們

解渴，「只要他們安心點。」
這完全是嶄新的景物。幾日來
，當我散步在居處左右前後時，我
聽到一些奇怪的故事。莊稼人爬過
嶺帶回來了一些紅的綠的花朵，有
刺的花朵，分散給年青的娘兒們，
她們插在髮辮上。這花朵把她們眉
梢上的憂鬱奪走了，高興的唱着山
歌兒。她們也許結伴到山澗邊洗衣
，也許把一些稻秫和艾草喂飼畜生
們；當她們聽到一些有趣而誘惑的
敘述時，把頭仰視着青空，那裏不
正是一隻老鷹張過重疊的山巒嗎？
「主人說，幽靈就要來的；請
先生把帖子寫好，等着送過去。」
使者結束他的敘述。夜更靜了。這
不是春天，蟲兒都還在卵殼裏，我
紆徐的在房子裏踱着，地下發出悽
異的嘆息。

「是的，主人的囑咐，就在這
夜晚。」
於是使者走了。遺留一個無語
的冷寂在我的房裏。

我關好窗子，準備躺下入睡。
但這是做夢的時間嗎？於是一些零
雜的聯想縈繞在我的腦際。我把手
凭倚在床畔。看那案上燭台上金色
的小火炬，一霎一霎地放射幼稚的
光輝。有人說，人生就如一條燭，
當真消逝得這麼忽忽嗎？偶爾一些
童年的記憶，在我已是淡薄。老年
人在新月上鉤的夜晚所講的故事，
對於我亦依然無存。唯一所記得者
，只是那些可怖的火牌軍怎樣擎着
跌鎊足鎊，夜遊地巡視着地獄的罪
犯。一想起這冷薄的景况，使我不
禁悚然！記得童年講故事的老伯伯
講完了這段故事後，停下休息着，
抽口旱烟；那長長的烟痕反映出新
月的羞澀。我突然問他：「老伯伯
，爲什麼閻王爺高興在夜間提責浮
囂的人呢？」老伯伯笑了，他說，
光明磊落的人不須怕的，地獄裏也
有那紅牆黃瓦的宮闈等待着高貴的
到臨。

我於是安心了，直到現在。眼
看那小紅燭溶蝕着。眼看那城外北
邱平添許多無名之塚。雖然徒增一
些悲涼，仍然我回到這四圍滿佈嶺
嶂的小天地，爲我的主人甯開着。

「請了幽靈可以？」
「是的。過去的日子都這麼過
着。纏綿這些人唯有這批幽靈，可
以使他他們想起了祖先們怎樣過着
神祕而又實力的生活，使他們循着
幾十年代來祖先們所築成的石階繼
續的築上去，直到接近青天；天上
自然有那清芬的美酒在等待着他們

曹禺的「蛻變」

谷虹

曹禺創作。文化生活出版社發行。定價二元八角。

(一)

「蛻變」是曹禺在抗戰後的新劇作。自抗戰以前的「雷雨」、「日出」、「原野」，而至「蛻變」，六年來，作者在創作上走過了一長截崎嶇艱難的路程。他的每部作品，都曾經在我們的戲劇藝術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使多少大為之激動、為之墮淚。他的每一部新作，都逐漸地克服過去的缺點，而有着顯著的進步。從「雷雨」到「蛻變」，作者所走的創作的路是進步的，在主題上，從「雷雨」的描寫家庭悲劇，以至「日出」的描寫社會悲劇，以至「原野」的對於人性的發掘，以至「蛻變」中新人的產生，已是逐漸地進入了正確性和積極性，在「蛻變」裏，劇的衝突，已不僅是登場人物相互間的衝突，而是一種新舊之間的衝突——一種蛻舊變新的衝突；在技巧方面，也從「雷雨」的纖巧，「日出」的紛雜，「原野」的粗野，而到達「蛻變」的簡樸有力。

所以，我們可以說，「蛻變」是曹禺創作路程上的一塊新的里程碑。

(二)

本劇的主題，借作者自己的話，是：「在抗戰的大變動中，我們眼見多少動搖份子，腐朽人物，日漸走向沒落的階段。我們更歡喜地望出新的力量，新的生命已由堅苦的鬥爭裏醞釀着，育化着，欣欣然發出來美麗的嫩芽。這一段用血汗寫成的歷史裏有無數悲壯慘痛的事實，深刻道出民族戰士在各方面奮鬥的艱苦同那被淘汰的腐爛階層日暮途窮的哀鳴。這是一段需要「忍耐」但更需要「忍心」的堅苦而光榮的革命鬥爭，我們對新的生命應無限地拿出勇敢來護持，培植；對那舊的惡的，應毫不吝情，絕無顧忌地加以指責，怒罵，培植，以至不惜運用各種勢力來壓禁，直到這幫人，這種有毒的意識「死」淨了為止。

「這本戲固然談的是行政問題，……戲的關鍵還是在我們民族在抗戰中一種「蛻」舊「變」新的氣象。這題目就是本劇的主題。」

這在原則上是正確的。在我們的民族革命當中，蛻舊變新是必然的過程。舊的必然死亡

，新的必然茁長。在抗戰中間，我們必須把自己陣線裏的渣滓掃除乾淨，把許多落後的意識洗刷掉，才能夠新生。

再看作者怎樣處理這個主題？作者寫一個撤退到內地的省立後方醫院的腐敗，……上面的人開始和當地士紳往來密切，先僅僅打牌酗酒，後來便互相勾結，做國難生意。主客相約「有難同當，有福同享。」於是在下面的也逐漸懈怠，習於苟且。……（一一面）……而且交通不便，公事無從推動，好的職員不過是情緒消沉，壞的就胡作非為，瞞上欺下。……從院長起，他用人辦事但憑他自己一時的利害喜怒為轉移；下屬會逢迎，得到他的信任，便可以任意越權，毫無忌憚；不得他歡心的，就只能任在院內混吃等死，甚至如果負起責任，反遭申斥。……多數職員只好委委曲曲，噤若冬眠蠶虫，凡事不問不聞，絕不作春天的指望。……（一二面）「抗戰只半年，在這個小小的病院裏，歷來行政機構的弱點，俱一一暴露出來，迫切等待政府毫不姑息地現以嚴厲的鞭策，糾正和改進。」（一三面）這時來了一位「賢明官吏」視察專員梁公仰，他是「奉了中央命令，要把這個醫院重新改組。公務員們，負責的，繼續工作；不負責的，或者查辦，或者革職。……（二〇四面）他「暗地視察了三天」發覺了這醫院的弊病，一下子就把舊官僚的院長秦仲宣趕掉，庶務主任馬登科下獄，來個徹底的改革，「在短時期之內

就開赴前線的後方，努力堅苦的救護工作。」
 (二二—二四)不到三年的期間，它已長成爲一
 所規模宏大的後方傷兵醫院，「……今日的幹
 部大半是富有青年氣質的人們，感謝賢明的新
 官吏如梁公仰先生者，在這一部分的公務員的
 心裏，已逐漸培植出一個勇敢的新的負責觀念
 ……」(三一—三七)「……所以制度成，風
 氣定，做事的効率也日見激增。大批治療傷兵
 ……變了身體上和心理上的治療與陶冶，變成更
 健全的民族鬥士，或者轉院，或者歸集中管理
 處，或者迫不及待，自動請求提前入伍。種種
 表現出前因後果的事實，證明在抗戰過程中，
 中國的行政官吏，早晚必要脫掉那一層腐舊的
 軀殼，轉進一個新的時代。」(三一—三八)

在這裏，作者向我們顯示着這醫院的蛻變
 ，是由於少數賢明官吏的事，他過分地強調了
 梁專員個人的英雄作風。這是本無不可的，而
 且也應該的，因爲歷史是可以由英雄來創造的，
 假如個人在歷史裏小發生作用，那麼，便會陷入
 歷史只作爲情況的連鎖、作爲事件的搬運裝置
 而自行運動的錯誤裏去；那麼，人類便永遠不
 會有進步，蛻變的現象也便無從產生了。而且
 ，在我們抗戰的過程中，也的確產生了許多新
 的英雄。然而這也並不是毫無條件的，而應該
 指出產生這個英雄的歷史背景。這樣，才可以
 使得我們的英雄不會成爲神話的。所以，人的
 因素和歷史的因素應該互爲因果，作着有機的
 配合，才能够正確地把握住它。這便是所謂「

典型環境中之典型性格」的問題。
 在「蛻變」裏，產生梁專員這種英雄的「
 典型環境」是怎樣的？在作品裏作者向我們顯
 示的是：

- 一、在第一幕裏，秦院長和當地士紳及縣
 政府裏的官吏是勾結在一起的，而且有過「有
 難同當、有福同享」的話
- 二、在第二幕第三場，作者從西堂的嘴
 裏告訴我們：馬登科在出獄以後，還在大後方
 幹着投機生意，發了一筆橫財；
- 三、也是在第二幕第二場裏，從梁專員的
 族兄梁公祥的身上，說明了廣大農村裏的封建
 勢力還是十分根深蒂固的。

這些都告訴我們，舊勢力是相當地龐大，
 像梁專員這樣新人物的產生，還沒有足夠的普
 遍的條件。

但是最大的關鍵，還是在於作者沒有看清
 楚事物間的矛盾，只有內在的鬥爭才是正確的
 解決方法。我們在抗戰當中，新舊常是處在極
 端對立的狀態中，必要經過激烈的艱苦的鬥爭
 ，舊的才能完全肅清，新的才得以生長。而絕
 不是像本劇裏的採用由上而下的權力壓禁，使
 舊的遭受這偶然的打擊，而自然滅亡。這便脫
 離了現實，不能更深刻地把握住主題，而使劇
 的衝突無力。

(三)

基於上述的原因，作者沒有把握住典型的

環境，以致他所創作的新人，也成爲不真實
 的了。因爲典型性格不在典型環境中便不能發
 生作用。

A·法伊珂夫說：「我們常常說到舊和新
 的衝突，說到阻礙發達的一種正在死亡的思想
 感情的殘餘，說到過去的生活的悲劇的糾葛。
 我們的戲劇作家用甚大的明快性和可驚的表現
 性暴白了這種矛盾。……但是一接近到新人的開
 題，一觸到英雄——現代人的活的形象，我們
 的筋肉，就顯得無力；我們的臉上，就散開了
 歡喜與感動的微笑；我們和對象遠遠離開，甚
 至屈膝了。我們害怕用矛盾來壓迫對象，我們
 希望把對象作一個沒有缺點，沒有裂縫，不動
 搖，沒疑惑的圓滿完整的東西。」

這段話可以借來說明「蛻變」。作者異常
 大胆而正確地揭露了我們抗戰中的黑暗面，無
 情地批判舊現實，剝去其虛偽的假面具，這些
 都是非常成功的。他刻劃出舊人物的典型，如
 像舊式官僚型的秦仲宣、馬登科；小市民型的
 况西堂、孔秋萍、龔靜儀、况太太、孔太太；
 還有如潑辣撒賴的「偽組織」，仗勢欺人的趙
 興奎；這些人都是活生生的，各有其獨特的個
 性，也有其共通的性格。

但是他對於新人物的刻劃，尤其是梁專員
 這個人物的性格，却不是現實的，他把梁專員
 寫成一個沉着得刻毒、冷靜得冷酷、漠無感情
 、高高在上的威權者，令人有一包龍圖再世
 的感覺。包龍圖之所以受舊社會的歡迎，因爲

他是當時典型環境下的一個典型人物——當時的社會處在專制政治高壓之下，民主思想尚未萌芽，所以他用那種姿態出現。可是現在的環境已不是產生包龍圖這種人的環境，雖然封建餘毒尚未完全肅清，然而在另一方面民主政治却已充分地抬頭，作者忽略了這一點，沒有看清封建勢力的肅清，必要靠着民主政治的建立。梁專員這個人物的缺點，就在不能以民主的力量來與舊勢力作基本的鬥爭。

也就因為沒有指出這個基本的鬥爭，所以秦仲宜和馮登科這些舊式官僚的沒落顯得太容易了——在劇中所表現的完全是因為受了偶然的打擊，而不是必然的；更推進一步，秦仲宜以後之到上海當漢奸，也是極其勉強的，在第一、二幕裏看不出這個可能性。

至於丁大夫這種人物的典型，在現實上雖然很難看到，但作者大膽地把他當作一個指導性的典型而提出，這一點我們完全贊同。我們不必過分地害怕某種的理想化，某種性格特徵的強化。因為我們抗戰的大時代，是迫切地向作家要求指導性典型的出現，以起示範作用，指引着廣大的觀衆（和讀者）向前走，加強其信心，而高度發揮作品的教育性。在我們民族解放鬥爭中，婦女解放運動也跟着逐漸發展，不久的將來必然會產生無數的新女性的。作者深刻地把握住了丁大夫一人物的變重性格：她有崇高的理想，對抗戰有堅強的信心，她不怕吃苦、勇於犧牲，但她却又是富於情感的，理

智和情感不斷地在她內心作戰——一種對國家的愛和母性愛的衝突。理智逼着她把兒子——丁爵貢獻給國家，但是情感却阻礙着她，最後他的理智終於克服了情感，在第四幕裏她向重上前線的傷兵榮譽大隊的一段演講裏說：「謝謝諸位，現在我的小孩子平安了。……五分鐘以前，我心裏想如果他能够再好，我再也不讓他離開我，再也不許他到前線，再也不肯送他

跟諸位，一道出生入死的。因為想到一個小小的生命，從生下到長成，白日夜裏，無時無刻，加到母親身上的苦難。一個當母親的心，會這麼可憐地自私的。……但是那個時候，我忘掉了你們；爲着一個做母親的私心，我把我們共同的大理想——一個自由平等，新的形式的國家給忘掉了。……現在你們又要走了，我看見了你們的榜樣，我怎麼能够再顧念到，一個小小的自己，不給我的孩子，他應該得到的權利，不催他跟你們一道走呢！朋友們：（熱誠地伸出手）讓我們相親相愛地活下去吧，我希望我永遠能做你的同志，（突然莊嚴地）在你們面前，我現在立誓，把我的孩子也獻給了我們共同的母親——我們的祖國。」（三九四—三五）這有力她說出她內心的轉變過程。

（四）

「蛻變」的作者，有極其強烈的愛和憎，隨時通過作品中表現出來。有許多地方，如第三幕裏的丁大夫抽自己的血替李營長輸血這一

場面；又如第四幕裏的丁昌病危，而丁大夫却抽身去看一百五十七號傷兵同志的病的場面；尤其是丁大夫向傷兵榮譽大隊的弟兄們演講的偉大場面，都使得人感動得透不過氣來，爲之流下了熱情的淚水。

作者對於每一場面的處理，都很恰當，如第一幕裏，作者對於整個氛圍的把握，有人認爲是太過凌亂，但我却認爲這正是作者技術的成熟，因爲現實事件中的 *chaos* 本是凌亂的，主要的是不要失却其連貫性和統一性。在這一點上，可以看出作者的創作方法是相當寫實的。

還有，作者先是故意使丁大夫將梁專員視同普通的官僚一例看待，而避不與之見面，用以強調了丁大夫的性格；而却在第二幕裏巧妙地安排了丁大夫和梁專員會面的一個場面，而充分地提高了戲劇性。這假如不是作者對於戲劇藝術有着極深的素養，是難達到這種高度的。

這裏，我還想指出本劇裏的一些小小的缺點，以供原作者和讀者的參攷，絕不含有吹毛求疵的意思：

馮登科因爲舞弊被捕，出獄之後和當初的院長太太一併組織「姘」在一起，在大後方發了一筆國難財，後來因染上了鴉片烟癮和性病，而在第四幕裏兩人重新出現，請求丁大夫爲之治療，這在劇情的進展上是多餘的，反像是在爲「因果報應」說法了。

在第四幕，丁昌在山西前綫打游擊，受了傷之後運到大後方來醫治，這在我們戰時的交通情形下，是不可能，他到時怎樣運來的，作者並未交代清楚。運到後方來之後，就轉入了肺炎，後來又轉為盲腸炎，這是可能的；丁大夫自己不能下手開刀，而把他委之於胡醫官之手，這也是合乎情理的。後來丁昌在開刀時脈搏停了，胡醫官兩層衣服都汗透了，却由丁大夫自己下手把他救活。當時丁昌到底在怎樣危險的情形之下，而丁大夫用什麼方法把他救活，作者並未告訴我們，但也不難用醫理加以推斷：假如是因為胡醫官的刀下錯了——在劇中丁大夫似乎很擔心這一點——那麼，丁大夫自己恐怕也沒有什麼更好的補救辦法。其實，刀下錯了並不會使病人的脈搏停止，通常臨床上都是因為麻醉劑的作用，而使病人的心臟發生障礙，那，胡醫官和他的助手也不會笨得不給他打強心針。況且，最重要的還是在施手術以後的短時期內，病人是隨時都處在危險期中，誰也不敢說是不會發生變化，不能遽然斷定他是脫離了危險了——頂多只能說是經過良好。

最後，作者以「大都收復」來象徵抗戰的勝利，這比之「日出」中的以窗外打樁工人的勞動歌聲來象徵光明，是進步得多了，但這所給予觀眾的興奮只是暫時的、廉價的，言之太早，也太過容易。事實上，我們的抗戰還需要更其艱苦的鬥爭，才能够把握住最後勝利的到來。

(五)

概括地說，「蛻變」還是我們抗戰中最成功的一部作品。雖然它還存在着一些缺點，但並不足以損害其藝術價值。

它顯示給我們以抗戰前途的光明面，在觀眾的心中燃起了強烈的希望的火花。整部作品裏交織着強烈的愛和憎，使觀眾為之憤激，為

之感奮。我會把這部作品從頭到尾看過了三遍，其中有些激動的場面，每一次我的喉頭都被哽住了，眼中充滿着熱淚。這並不含有絲毫悲哀的成分，而是健康的，激動的熱淚。我相信，在演出的時候，一定可以收到更大的效果。而且在技術上，我們抗戰中的許多劇作，還沒有出於其右者。

現代兒童

新年特大號

第五卷·第四期

本期特價四角

訂戶本另加價

- 拜年，拜年！(談話)..... 金堅
- 往回想一想(時事講話)..... 金堅
- 鄉下人逛重慶..... 小張
- 新年的玩具(連環畫)..... 林筱秋
- 我們活着做什麼？..... 吳叔天
- 聰明的小玲子..... 均美
- 中國的故事(歷史常識)..... 楊健
- 逛過天津逛長城(遊記)..... 小音
- 吃半餐(笑話)..... 冬萍
- 在鄉村裏(長篇童話)..... 仲青
- 梧桐和喜鵲(寓言)..... 碧雲
- 剖開肚子來看看(一)(健康常識)..... 綠茵
- 鹿尾的故事..... 梁曉風等作
- 好學生(小說)..... 綠茵
- 兒童創作(七篇)..... 梁曉風等作

改進

第五卷
第十期

要目

科學時代的真諦 (特稿)……美國 A. F. 卡爾生作
許天虹譯

中國的工業化問題……章乃器

大戰期內美國的航運實力 (特稿)……丘漢平

日本臨時議會的總結算 (特稿)……謝南光

戰爭四年來的日本經濟 (特稿)……日本·淡路二郎作
馮河清譯

日本石油的供給問題 (特稿)……美國 L. E. 佛列特林作
徐君梅譯

日本統治下的朝鮮 (特稿)……美國 H. T. 諾布爾作
徐君藩譯

原子研究的新奇蹟 (特稿)……美國 B. 勃利文作
池鐘瀛譯

希特勒思想的支配：卡爾·豪斯荷斐 (特稿)……美國 F. 松頓恩作
味荔譯

邱吉爾論 (特稿)……英國 P. 摩爾作
鄭庭椿譯

武夷崗巒的茶工 (特稿)……林馥泉

定價
本期零售每册六角
三月一元八角
半年三元六角
九年五元四角
全年七元二角



改進出版社發行

現代青年

第五卷
第二期
要目

卷頭言

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凌雲
聽我們的……雲
女青年們的最後勝利……雲
閱讀雜誌刊物的方法……雲
練習發表意見……雲

人生觀新論 (青年修養)……陳述
反侵略戰爭與中國 (時事講話)……陳述

科學知識
總裁論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靜言
德國兵士吃的東西……均美譯
海藻的經濟新價值……芳田譯

談談「新華日報」的外交理論……周世輔

青年問題
論婦女職業……戈晉
一個成功的殘廢青年……徐君藩

閣樓上 (小說)……徐君藩

閉步 (散文)……也耶

世界知識
不敗的蘇聯……高時良
敵人心目中「北方圈」的資源……沈絳

讀物介紹：「軍事學講話」……任山

青年漫談印刷……李國彬
夜思……陳吉
我所知道的辭岩……雲光
英語的發音學習方法……陳紹鵬

定價
角六元三年半
角二元七年全
角八元一月三
角四元五月九
角六册每售零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福建省政府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福建省政府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福建省政府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福建省政府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福建省政府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福建省政府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福建省政府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福建省政府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福建省政府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福建道企業特種股有限公司

—— 福建省省營事業之一 ——

經濟部備案

資 金 一 國 幣 壹 千 五 百 萬 元
業 務 一 經 營 本 省 工 礦 實 業

出品種類

材	器	信	電	具	工	器	機
張	紙	良	改	匹	布	細	粗
料	肥	效	特	革	皮	綵	精
精	酒	煉	提	粉	麵	製	機
藝	工	術	美	築	建	木	土
料	藥	工	化	力	電	給	供

其 他 出 品 尚 多 有 錄 目 說 明 書 本 圖 索 即 寄

永安辦事處	永安	福州辦事處	南平	浙江辦事處	金華	浦城通訊處	浦城	第一中心工廠	南平	印刷廠	南平	紡織廠	南平	麵粉廠	南平	造紙廠	南平	肥料廠	南平	皮革廠	南平	工藝廠	沙縣	酒精廠	建甌	煉糖廠	南平	器材廠	永安	煤廠	永安	永安電廠	永安	沙縣電廠	沙縣	南平電廠	南平	建甌電廠	建甌	龍岩電廠	龍岩	漳州電廠	漳州	仙遊電廠	仙遊	南平福利醫院	南平	南平福利小學	南平	南平消費合作社	南平	南平福利農場	南平	邵武福利農場	邵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期零售每冊七角

郵政信箱
南平第五號

自 動 電 話
三 四 〇
二 九 〇

無 線 電 報
〇 一 二

總 公 司
福 建 南 平